

雨 殘

石風著



戲劇雜誌社刊印

雪 殘

著 風 石

印 刊 社 誌 雜 劇 戲

1940

讀「殘雪」

(五幕悲劇)

這一向身體很壞，心緒也不好，但是我仍勉力用了幾個上午替石風同志看完他的「殘雪」。他和我一樣年輕，才二十二歲，而他的劇本並不像平凡劇本那樣浮淺，這是難得的。

他的家在南洋，現在在大學求學，我們認識是在華光戲劇專科學校。記得曾經在「劇本朗誦」課上，大家練習讀台詞，他用很熱烈的情緒去讀那些悲壯的台詞，他的國語和發音都受了很大的限制，我勸他不必一定從做演唱方面努力，不如以從劇作方面努力。我沒有想到過了幾天他給我看「殘雪」這個劇本，他早已經在努力寫作劇本了。

我們認識得遲，我們談話的次數也不多，但是從他給我的一封信裏，我已經看出他的懷抱了。

「遠遠地許多同樣愛我的關心我的朋友們不斷的探問着我習作的近況，我除了慚愧地抑制住心靈上的痛苦而不給他們半點回答外，我能够做些什麼呢？這——有時在漫漫的長夜中教我懷疑到人生的命運，沉淵無底的人海中，有人在殺害人的生命，但有人却不斷的在滋潤培養他的殘生，我將怎樣去答覆這無邊的疑問啊！」

「我必須回南洋去一次，在很久以前，我給家庭迫走，我一直遠離着很多我所不願離開的人，現在有一件事教我必須趕去求他們的諒解，因此我預備拿這個習作拿去作見面禮，一方面向那些固執落伍的父母們證明新青年並不是一輩子作着家庭的傀儡和寄生虫，雖然離開了他們那種不合理的撫育下的兒子，我們也同樣的能夠從困難中長大。」

看到他這兩段話，給我很大的感慨。

近年來，自己爲了想做一點戲劇工作，把什麼都犧牲了，直到現在已經弄到

不堪收拾的地步，但是自己在戲劇方面的成就，說起來是能慚愧，我沒有實出什麼偉大的作品，我也沒有把任何戲導演得很出色，我也沒有演成功過一個角色，假如有一點可以提一提的話，就是對那些愛好戲劇的朋友給一些幫助和鼓勵，可是自己的能力也是這樣脆弱，而需要幫助和鼓勵的人又是那末多，於是感到有些應接不暇。也許我現在走的路不是大道，是小徑；也許我現在做的工作不是轟轟烈烈，而不被重視，但是，我想對我們戲劇界的朋友們吶喊，儘管是小徑，儘管是不被重視，但是這劇運中所生的力是不小的，是不可忽視的，於其說我在「丑表功」，不如說我想請朋友大眾一齊來担負這個責任。

石風同志對戲劇愛好的一股「蠻勁」使我感動，而我自己摸摸自己為戲劇所遭遇到的傷痕，我並沒有灰心。

關於他的劇本我不想多嚼嚙，我想提出一點：成功不是偶然的，向着正確的目標去努力，雖然在努力的過程中遭到阻礙，給人冷笑，我相信，他的努力不是

白花的，多一點努力，就離成功愈近。

「殘雪」的成功或失敗，尙待大衆去評斷，我以為成功固不足驕，失敗無所謂羞，願新中國的年青劇作習作者一齊起來努力！

戈戈于燈下

(自白)

記不清是那一天夜裏，天氣很冷，希零的雪花從窗前飛過，大自然的突變常常會掀起我活躍的情緒，我深愛飛揚的白雪，但有時寒冷的威脅又使我受到無限的痛苦，深夜了，我仍然睡不着，爲的是我的腦子裏已經藏擠着很多件事。

數年前，我曾經爲了愛好戲劇而放棄很多正常的事，記得，有一次在考試的時候，我忽然想起一條故事，因此我把那條故事記在考試卷上，那一次的考試雖然失敗，但是我仍舊感到揚長自得，過後，我爲了很多失意的事東漂西流，每一次在清理行李的時候，我就想起皮箱裏幾頁殘舊的考試卷，我愛它，我從不以爲它的殘破而像其他的物品一樣的掉下大海中。因爲它已經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一讀起它，就忘記了憂愁和痛苦，我一想起它，我的創傷暫時就得到了彌補。

年青時，我曾經愛過一個女子，一直愛上了幾個年頭，可是剛強的個性又造

成了分裂的悲劇，然而，這悲劇的演出却是得到一種愉快的效果，她離開了朋友，家庭，而到遙遠的前綫，而我呢？雖然比不上她，但我確信我還有這點跟上她的力量，我們奮鬥的方法不同，但我們的目標到底是一致的，我在懷念她的時候，雖然有點兒感到辛酸，可是我依然微笑，我預祝着各人能够成功，雖然不是明天，明年，而是一百年一萬年之後以至於人類最末的一天。

她在早年時曾經送給我一片印着雪景的賀年片，數年來，我把它安置在那幾頃殘破考試卷裏，像考試卷一樣的愛護它，想不到這兩件殘舊的東西，就是鼓起我習作的勇氣，在那個漫漫多愁的夜裏，我擬定了「殘雪」，我決心要大胆的來一次嘗試，天明了以後，我除了原有那條故事之外，就開始在各方面去採集一些其他的材料。又經過了很多時候，我大略把這些材料組成了，又把它分成幾個段落之後，我才開始動筆，下筆的時候，我兩次在寫字檯前，呆呆的足足坐了四個鐘頭，而結果想不出一點兒開場的綫索，即時我才知道寫作對於我，簡直是一件

奢望，真的，我的願望太過火了，兩天的工夫，我足足捏去了二十多張的原稿紙，一直有點使我心灰意冷了，我把全部的計劃拋到字紙簍去。幾天不敢存着這個奢侈的念頭。如果不是朋友們和教師們的鼓勵，我不知要消沉到什麼時候呀！從這很多教訓中，我認爲失敗並不是我的罪過和恥辱，同時，我又從很多世界名人的奮鬥史中，領悟到他們也有這個失敗的過程。因此我又重新把它們從字紙簍中找尋出來，免強造出了一個開端，以後，關於人物的登場和下場，故事的發展和伏筆，幾乎把我那笨拙的腦袋弄得不知所措，有一次，我可真的爲它而病倒了。這樣過了兩個禮拜，也許情形是過慣了吧！我對於寫作的態度忽然轉變了樂觀的樣子，有時雖然在寫字桌前呆坐了整整的半天，然而這半天也就不覺的過去了。有時寫了一兩行，又想不出用什麼好的話句來連接下去，這時我就索性丟下了筆，一股腦兒跑到外面去玩個痛快，有時一連看了兩三場戲，因爲我很喜觀坐在戲院裏聽那些幽美的音樂，一方面我可以藉此來忘記心中的愁苦，一方面在愉

快的情緒下，我的心靈常常會擁出一點東西來。因此我就把那點臨時想到的東西，記在記事部上，以便回家時再連接下去。遇到中間不會停斷的話，我能够延長幾個鐘頭，一直到心裏的東西寫完了的時候才不得已擱筆。三個月的工夫，總算是寫完了，然而，一寫完，問題又來了。拿到那兒去好呢？我又被這個問題苦惱了幾天。最後，我才決定冒昧請戈戈先生給我修改，原因是他和我同樣年青，容易談話，因為我怕我的笨拙的文字，和寫作的劣技巧，連累了他人的時間和精力呢？戈戈先生看完了第一幕，他告訴我說我寫得不錯，那時，我心裏的石頭總算放鬆了一些。以後，我們慢慢的接近了。而且他在病和痛苦中還不會忘記我的拙作而趕到我的家裏來修改，這裏，我至今還感到不安呢？由於他這種熱誠的鼓勵，我常常暗地裏這樣想着，以後，我定要寫得好些。

其次，我又得感謝那位和我一同住在一間屋子裏的汝舟兄，半年來他給我的鼓勵和幫助我是不會忘記的，而且他還費了很多精神和時間給我設計這個封面，

至於本書的出版，全部拜託戲劇雜誌社和戈戈先生，如果各劇團想排演此劇，最好請于事前征得戲劇雜誌社的同意。

最後，很多同學愛我，和鼓勵我的熱誠謹此誌謝。

一九四〇年，六月，石風于滬。

登場人物

李獻甫：刁滑奸險的難民收容所職員。

李獻民：其弟：失學大學生

李獻光：其弟：壞了左腿

李麗英：其妹：

李母：其母：瞎了眼睛

陳月華：獻甫妻：濫情：愛打扮

吳理霞：獻民妻：前為獻民同學

王東生：忠厚的收租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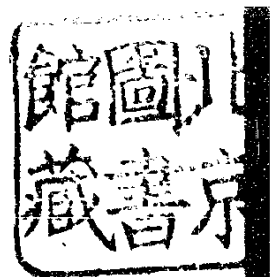
趙民傑：小學教員，前為麗英同學，

雷銘石：產業家。

魯易士：遊手好閒的留學生

(1)

485028



亞三：有口吃病的報販

舞場僕歐：

春梅：李家丫頭

警長：

不登場人物

楊露西：

警察甲

警察乙

第一幕

時間：一九三九年深冬的一個上午（約十點鐘）

地點：孤島

佈景：是一家受了戰事影響而落戶的人家的一間客堂，正因為遭到貧窮的光顧，室內那些家具或者用物都非常潦倒凌亂，就是那架曾經燒過的火爐吧，也給主人所遺忘的把牠擱在受冷。舞台正面右邊是一個通室內的大門，如果門簾拉啓着的時候，觀衆可以看見一條狹小的通道。右面中間是通另外一間屋子的門，左面中間是通外面的大門，不過門外還有一條通道，旁邊大約是就上落的樓梯。此外不要忘記正面中間有着一個相當大的玻璃窗，從這個窗望出去，我們可以明顯地看見外面那些耀舞揚威的白雪。窗下放置着兩隻圍椅。

啓幕 早晨；窗外展開出一片繁雜的市聲，反映出這屋子裏的沉肅。販報聲漸漸的出現了，從遠遠地走近來……

亞三聲 申報，新聞報，大美日報，中美日報……看今天的好消息……看今天又凍死了……了了五百條……看中美日報的好……好好……好那個……那個。

(亞三推門跑進來，身上貼滿着雪片，兩條鼻涕拉長到上唇邊)

亞三……喂！報紙呀！報紙來了！（以下簡稱三）

(獻光從右面的門跑來，似乎是剛離開了溫暖的被窩，右手還在揉着眼睛)

獻光 亞三；我看你也給太太疼壞了，到現在才送來。（以下簡稱光）

三 (傻笑) 唏！唏！唏！你不是亦剛剛才……才才才那個……那個嗎？人家又不像你一天到晚空着……着着着那個……那個。

光 噢！我知道了，你是忙着給你太太拉去買平糶米。

三 (突然給人抓着痛癢) 這……這才不是呢，哎……見鬼，你簡直是……是是是

見……見見那個……那個。

光 哼！還不肯認輸嗎？我親眼看見，一點兒不會冤枉你的。

三 你……你這小王八……你那隻眼睛看見我……我我我做那個……那個

光 我兩隻眼睛全看見，說出來麼大家不好聽。

三 說呀，我還怕你……你你說那個不成嗎？

光 在南陽橋的民生米店門口，你太太不是對着大家向你發脾氣嗎？……（學着潑婦罵街的樣子），哼！看你這該死的賤骨頭，今天再買不着米，嘿 你別再回你娘家裏去喊肚餓，嘿！亞三；那個拿着米袋鑽進去跟大家排隊，連眼睛也不敢往上張的王八不是你是鬼嗎？說呀，你說是鬼嗎？怎麼不說了昵？
哈！哈！哈！

三 （討好地）好嘞 好嘞！就算是……是是我吧。

光 那你何必跟我拌嘴呢？

(獻民整理着衣服上來)

獻民 亞三……今天怎麼啦？(以下簡稱民)

三 (傻笑) 唏！唏！唏！

光 (指着說) 二哥；人家有公事呀。

三 不……不……不是公事，是去……去去那個……那個。

光 我替你說好啲，是你老婆大人派你出差去買平糶米

民 哈！哈！哈！

三 哎我不跟你……你你你那個……那個。

(亞三又羞又怨的跑出去，却忘記了今天第一件大事)

民 (從報上的反感) 哼！他媽的漲價啓事，忍痛漲價……忍痛漲價，說得倒好聽

光 二哥：這班傢伙是不是要把物價漲到叫我們連大餅也不能吃？

民 這也說不定。

光 那叫我們吃什麼呢？

民 死呀！死光了他們就痛快。

光 可是二哥；我不願意死，我要活下來呢。

民 弟弟；你是對的，我們要活，每個人都要好好的活，可是……你瞧：這報紙上說：昨天又餓死了五百個啦！

（亞三匆匆的又上來）

三 李先生：我剛才忘記了那個……那個。您說上個月的報費今天要……要要要那個……那個。

民 噢！亞三：這幾天窮得要命，實在連你幾塊錢也沒有法子，真對不起。

三 哎……哎：李先生：實在這錢不是我的，我的老板真是太……太太那個……：那個。我今天不付給他，他恐怕就要把我……我我我那個那個。

民 亞三：他是這樣對付你們嗎？

三 李先生：而且已經有許多人給他……他他他那個，那個。李先生：請您救救我吧！我們三條狗命都靠……靠靠靠在那個……那個。

民 亞三：那麼你回頭再來吧！我給你想法子去。

三（喜出望外）李先生：那我真感謝你……你你你：回頭再……再再再那個……那個。

（亞三下場）

民……

光 要不是斷了這條腿，我不是還可以像亞三這樣去賣報過活嗎？現在就只能在家裏作個白吃飯的廢人。

民 弟弟：不要這樣想吧，斷了腿的人還是有用處呢。

光 有什麼用處呢？你瞧：紅蓮寺裏頭的常德慶總是鬥不過呂宣良，況且許多人

說我將來只能出去討飯，二哥：將來我真的要出去討飯嗎？

三弟：如果你不好好的受點教育，得點學問，那就說不定要他給們估到了，不過：等哥哥有了工作，把你送到一間學堂去繼續唸書，有了學問，不必討飯，而且還大大有用處呢。

光 我不相信，像你讀了那麼多的書，找起事來還是這麼麻煩，何況像我這樣一個斷了腿的人呢？

民 弟弟：不要灰心，這不過是現在情形不好的緣故，將來會慢慢變好的。

光 將來……照這樣下去，恐怕我們早是要餓成骨頭了。

民 不會的，決不會的。

(窗外叫化子聲)……老爺：少爺：太太：少奶奶發發慈悲，做做好事，一分錢救救我們兩條命。……老爺救命，救救我們兩條命……太太……少奶奶可憐我們快餓死了。

民……

光 真是可怕呀！

(街上傳進一聲汽車的喇叭聲，一會兒，李麗英進來，一面對遠處招手)。

麗英 *bye-bye!* (以下簡稱英)

民 (到窗口望一望) 哼！又是汪小亭……麗英：你晚上整夜沒有回來，就是跟汪小亭這小子嗎？

英 (不以爲意的) 二哥：這有什麼關係呢？而且……我本來是想回來的。

民 你本來想……可是你想了沒有做。

英 你知道的，昨天我是喝陳先生的喜酒去的，而且我還是他們的女嬪相呢。

民 這就是你整夜不回來的理由嗎？

英 我話還沒有說完呢。喝完了喜酒之後，本來就想回來，可是他們一定要我陪大家到天堂去跳一會兒舞，這一來呀，玩得太高興了，連戒嚴的時間也忘記

起來，所以汪先生就留我在他家裏睡覺。

民 睡覺!?……你是說……? ?

英 不好嗎?你瞧：不但他自己對我好，連他母親對我也太客氣了，自家兒的沙發床都讓給我一個人睡呢。唔!我從來沒有一次睡得那麼舒服過，又溫柔，又陶醉，……而且我還做了一個非常甜蜜的夢呢。

光 嘿!

民 麗英：請你仔細想一想，你憑什麼能夠跟汪小亭往來?

英 二哥：你這是什麼意思?難道汪小亭不是一個人嗎?

民 人!你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英 他嗎?他是××大學的畢業生，在上海那一個不知道他就是汪雨亭的大少爺，他爸爸開錢莊，開紗廠，而且還是××難民收容所的正理事主任。

民 好吧!少爺，公子，你去跟那班少爺公子談戀愛吧，放明白點，當心吃人家

的虧。

英 二哥，照你的意思是沒有錢的女人就只能夠跟窮光蛋談戀愛嗎？我看過戀愛大觀，而且我還詳詳細細的從頭到尾看了三遍，它說：愛情高于宇宙間的一切，它能打破宇宙的一切，愛情是宇宙間最偉大的，最神聖的……

民 哼！愛情？你等着他討你去做大少奶吧。

英 那我倒不是這個意思。

民 你騙誰？你正是爲了這個意思才跟他胡鬧的。

英 好吧！我告訴你，我吃不慣燒餅，我不能夠一天到晚跟你們在家裏挨餓等死……我不能夠呀！

民 驚嘆悲哀的）啊！麗英：你對你哥哥說出這樣的話來？……你變了……你簡直變得可怕，……記得不久以前你還是一個非常樸實而忠誠的孩子，你不擦粉，不塗胭脂，不穿這些花花綠綠的衣裳，現在……你變了，你跟我理想中

的你完全兩樣。

也許是對的，我自己亦常常感覺到有點兒跟從前不同的地方，好像社會上有很多我從前所不能了解的事物，或者是許多許多我所不明白的秘密，現在我已經慢慢兒的發現了，了解了，明白了，二哥：也許像你剛才說的一樣，我已經變了，我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我已經不是你理想中那個落伍不合潮流的人物李麗英了。

民
啊！麗英：我的好妹妹：你不能够這樣的毀滅了你的純潔，我覺得你從前才是一隻最純潔，最可愛的小燕兒，好妹妹：你怎麼能够把那些值得回憶的情形都拋棄了呢？

英
二哥：不要提起從前的事吧，難道你心中的小燕兒不會慢慢兒的長大嗎？她要飛，她要自由的飛呀！

光
姊姊：二哥說得對，你從前最喜歡拍着我的肩膀，或者撫着我的頭髮說：「

「弟弟：可愛的弟弟，你是一隻最可愛的小雀兒，我離不開你，我永離的離不開你」可是現在……

英 現在怎麼樣呢？

光 現在……現在不同了，你很討厭我，當你每一次見了我的時候，你從沒有對我笑過。

英 你要我對你笑嗎？哈！哈！哈！我想起昨天大光明映的那齣「獨腳怪人」的影戲好看極了。好萊塢那怕不來請你去主演一齣「獨腳怪人之子」？哈！哈！哈！

光 你……你笑我……我告訴媽去。

（獻光哭着下去，獻民追着他）

英 亞光！亞光！

民 哼！

(獻甫拿着茶壺上來，大概是要亞光給他泡水去)

獻甫 亞光！噯！這小鬼那兒去呢？(以下簡稱甫)

英 報告總司令去了。

甫 (聽見了妹妹的口氣) 妹妹：是不是老二剛才又對你說些什麼不合道理的話？

英 哼！還不是上海的有錢人怎麼壞，怎麼不好那一套牢騷，我也聽膩了。

甫 可不是嗎？虧他讀了那麼多的書，祇會在家裏說人家的壞話，自家兒一點把握都沒有，要是我獻甫生來就有兩氣進洋學堂的話啊，哼！起碼……

英 大哥：現在的大學生也不是怎麼值錢了，說起來真冤枉，現在糟塌在上海的留學生不知道多少呢？單就昨天陳先生的喜席上，已經有了七八個這麼多啦，據陳先生告訴我說：如果他們不是有點兒家當，現在恐怕比黃包車夫還要倒霉呢。有一個姓林的叫做什麼鬼名，聽說在那一家洋行當副買辦，昨天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就對我吐了一肚子肉麻的苦衷，……還有一個長頭髮的

什麼鬼家呀鬼博士呀，在跳舞的時候，說我像這個像哪個，後來還是說我像好萊塢最走紅的狄安娜寶萍，因為他在美國的時候見過她，所以很想同我做個永久的朋友。

對了！這位博士的眼光真不錯，好萊塢公司那個有錢的老板娘從前也到過美國的。

哎……你怎麼比到好萊塢公司裏面去呢？好萊塢，好萊塢不是公司，好萊塢是專門拍電影的，狄安娜寶萍就是我房裏壁上掛着的那個女明星，她今年十九歲，會唱歌，她不但是好萊塢現行數一數二的紅星，而且還是全世界男子們的標準情人呢。

啊！原來是這麼一回事，所以我說還是妹妹你聰明，你是眼光遠大，照你這樣交際下去呀，說不定人家還要說你像羅斯福夫人呢？

英 我不喜歡做羅斯福的夫人，我只要能夠……大哥：你以為我有什麼希望嗎？

甫 當然囉！像汪家的汪少爺……唏……唏……許許多多有錢的千金小姐
呀……都向他們求過婚……

英 求婚！你是說……

甫 唏……唏……唏……可是汪少爺就給她們打回票，他的意思是……他們不稀罕人家的錢。……唏……唏……唏……

英 (放心的) 囉

甫 妹妹……我看汪少爺對你到很有意思。

英 什麼意思呢？

甫 就是……就是哪個意思。唏！唏！唏！

英 大哥：什麼叫做這個意思跟哪個意思呢？我真不明白。

甫 妹妹：這個自有這個道理，哪個自有哪個的道理，你將來自然會明白。……

唏！唏！唏！妹妹：我拜托你那樁事……怎麼樣？

英 啊 關於開救災遊藝跳舞大會哪樁事嗎？ 嚶……他對你似乎還有這個意思。

甫 什麼叫做這個意思呢？

英 這個自有這個的道理，哪個自有哪個的道理，這個意思就是說……不大贊成

甫 不大贊成！真的嗎？

英 嚶……不大贊成。

甫 想不到汪少爺會不贊成！

英 哈！哈！哈！不贊成你就這樣不高興，看起來到很像一個專心誠意為難民請命的慈善家。

甫 好妹妹：他到底贊成不贊成？

英 你托我辦的事，他會不贊成嗎？他不但贊成，而且還答應馬上去徵求汪老爺

的同意呢？我看……明天早上就有好消息，現在……你總算放心了吧！

甫 好妹妹；我早就知道靠你的力量準會成功的。

英 大哥；我爲了你這個會，也費了不少口舌呢，而且還……

甫 唏！唏！唏！大哥的算盤從來不會打錯的，這個遊藝跳舞大會要是開得成呀！……妹妹；你不是可以借此來露露頭角嗎？……一方面……大哥也可以借此來得點意外的收入。

英 大哥；救濟會還有什麼可以收入？

甫 我是說意外的，當然囉，如果碰不到意外，那就沒有法子了。

英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英 那你何必要明白呢？唏！唏！唏！

（獻民獻光同上，獻甫遂改變口氣，一本正經）

甫 妹妹；你年紀輕，外面不明白的事還多着呢。……哎……哎……你應該去

看看母親，她老人家一早就起來。

英 等等再說吧。

(英下)

甫 哎……亞光！泡水去！

(亞光取水壺下)

民 大哥；我看麗英近來有點兒胡鬧，你也得勸勸她才是。

甫 可不是嗎？剛才我也對她說過了。年紀輕輕，不明白外面的情形，交朋友友，都應格外小心……唉！女孩子大了，也不大好說得出口來，反正這是她自己的事。

民 老實說，我對於那個姓汪的小子有點兒不滿意。況且近來外面對他爸爸不是有些文字上的警告嗎？我想；你們還是少跟他往來為妙。

甫 不過……不過汪小亭我到很明白，人也不見得怎麼壞，況且……我在收容所

民 叫什麼鬼貿易公司，你可知道他們做的是什麼買賣？哼！簡直是一個卑污齷齪的魔窟。

甫 他們不是說專作國貨的莊頭嗎？

民 哼！他們既然會做出這種無恥的行爲，自然就會說出這些無恥的話來，把人家的臭貨拿來換一換面目，就說它是國貨，不要臉的王八羔子才看得慣那些刺目的東西。

甫 這麼說來又不成功了。

民 大哥！我不能跟那班無恥的走狗一樣去出賣良心呀。

甫 說來說去都是爲着活命呀，那一個不想做英雄好漢？我告訴你，在這種局面之下你也管不得那麼多了，我剛才說現在你不想幹的事，也得幹一下。

民 可是我不幹，我決不幹。

甫 你要吃飯呀，

民 我情願咬大餅。

甫 大餅咬完了怎麼辦。

民 咬完了就挨餓，

甫 餓不下去呢？

民 去搶，去當強盜，反正總比出賣良心來得乾淨。

甫 哼！良心！良心！你可知道王東生那老傢伙今天又要來催房錢，你去跟他們那班人講良心吧。

民 ……………

甫 當初，我主張賣着臉皮跟人家混到收容所去。

民 收容所……哼！到收容所就能過得安穩嗎？你看，這報紙上說的是什麼，一天要死五百條命，你們辦收容所的覺得怎麼樣？

甫 這管我什麼事？我又不是開人壽保險公司，他們要死我能有什麼法子？對他

們總算是盡了奴才責任。

(獻光上)

光 附近幾間老虎灶都因為沒有煤不開了，三分錢只泡了一點點。

甫 你怎麼不泡五分錢呢？

光 我：我想省兩分錢還可以買一塊燒餅。

甫 (把二分錢捨過來) 煎燒餅！餓死你！

民 大哥：關於房錢……你也沒有法子嗎？

甫 我的情形……難道你不知道嗎？當叫化子的奴才還不是像叫化子一樣？

民 ……………

甫 我想，下個月起，只好把房錢提高一點再說。

民 提高！兩個月前你不是提高過一次嗎？他們還不是跟我們一樣可憐，樓上那

個不三不四的高等野雞，我還看見她常常跑進當店呢？提高到他們付不出了

怎麼辦？

甫 付不出就叫他們滾蛋，難道現在的房子你還怕租不出去嗎？

民 這就是你的好辦法嗎？……哼！你可知道這種卑鄙的手段就是叫我們去當產業家，敲榨無產階級的走狗？大哥：我們不能幹這沒良心的事。

甫 那我沒有法子，我不懂什麼是走狗什麼是良心？你把你的良心拿去當飯吃，當錢花吧，老二：放明白點，現在可不比從前那麼好說話了。

（獻甫忿怒下）

光 （目送之）哼！大嫂上戲院到不管，連兩分錢也搶了去。

民 亞光；你說什麼話？你近來連規矩都不講了。你把書本也忘記了，以後我不允你再說這種話！

光 二哥……：

民 答應我！永遠不再說這種話，永遠用功溫習功課！

光 二哥……

民 答應我！

光 二哥；我永遠不說沒有規矩的話，我要用功溫習功課。

民 弟弟；大哥從前也是很疼我們的……

光 可是……他現在……（哭）

民 亞光；不要難過，好好的去溫習功課，我們總有好日子的。

（獻光下，片刻獻民也下。一會兒，他戴着一頂退色的毡帽上，妻子吳理霞

跟着上）

理霞；獻民；你這樣出去不餓嗎？（以下簡稱霞）

民 有什麼法子？餓了也得出去碰一碰呀，理霞；你把這報紙上的什麼徵求人材

或者是聘請人材的廣告給我剪下來！

霞（看報）獻民；這不是跟昨天剪的一樣嗎？

民 沒有一點兒新的嗎？

霞 噢！有了……有兩條……（失望的）可是……都沒有你們男人的份……

一條是亞洲洋行的經理聘請女秘書一位……一條是百樂門舞廳聘請高尚舞女四十名……廿八號……今天是廿八號嗎……獻民；我們當掉的定婚戒只好像過了這個月就滿期；

民 （從身上掏出一束當票，檢出一張，）限期八個月（屈指一算）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怎麼這樣快就到期？

霞 獻民；這怎麼辦呢？

民 讓它滿期好了，我現在認爲這種東西也無所謂……

霞 不，不能，獻民；我求你先不要存着這個可怕的念頭，沒有錢贖回來還可以去換票貼點利息，一兩塊錢總可以辦得來呀。

民 可是……

霞 獻民：紀念品是等於我們的生命，我們不能夠拋棄它，像拋棄我們的生命一樣，而且那隻戒只是爸爸臨死之前特地爲我買來的，他老人家很希望他的女孩子能夠接受新的潮流，新的婚姻，因爲媽媽是死在舊禮教的殘殺下，後來爸爸覺悟了。他痛恨舊的婚姻制度，因此當他把那隻戒只遞到我的手裏的時候，他鼓勵我能夠解放，能夠擺脫舊禮教的束縛，能夠尊着他最後的熱望去得到一個美滿的婚姻，現在：總算能夠償他一片誠意之願，所以：我們要紀念他，我們也要紀念偉大的愛情，獻民；千萬不要拋棄它吧。

民（感動的）親愛的；我照你的話，我一定照你的話，我們不能拋這件有雙層意義的紀念品。

霞 啊！獻民……

（獻民安慰她一下就出去）

霞 你太辛苦了，你太可憐了。不！你太可愛了。

(獻甫上)

甫 (咳嗽)……獻民出去嗎？

霞 剛出去了。

甫 哎……房；房錢的事，他對你說過嗎？

霞 對我說了有什麼用？我又不是搖錢樹。

甫 我……我不過是問問你。

霞 那你也可以去問問大嫂呀。

(理霞下)

甫 哼！你到會跟我作對(剛想出門)

(月華上)

月華 就走嗎？難怪你連帽子也忘記帶了。(以下簡稱華)

甫 啊帽子，對了！帽子。

你把我的話也忘了。

是！是！忘了，忘了，可是月華……

是不是又要來一個什麼節省呀，從儉呀！

哎！月華！不是我獻甫心兒搾着不開這一兩塊錢，我的意思是說……在這種局面之下，也得免強裝模作樣些，人家連飯也吃不成！像你這樣打扮，說不定人家已經有了不少的閒話了。……所以我說還是……哎……並不是我看不開這一兩塊錢

華 你說什麼？你以為我不知道你要我節省從儉，讓你把錢存到錢莊裏去嗎？還說什麼局面呀，免強呀，打扮呀，你以為一個女人在這種局面之下就應該打扮得像個叫化子一樣嗎？……哼還說你不是看不開一兩塊錢，你騙誰？你正是爲着兩張要命的鈔票。

甫 那麼……這錢你一定要花的嗎？

華 看了二本的潘金蓮，難道可以把今天的三本大結局也放過麼？聽說；最精彩的全在第三本呢？

甫 月華；你近來好像給京戲灌了迷湯一樣，開口閉口，都是京戲，我想，潘金蓮既然就結局，你也可以跟着結個私人的賬吧。

華 哼！結賬，我才不呢？你以為我就白白把錢花的嗎？老實不瞞你說，那個從前在萬金大無台唱梅派花旦的盛四奶說我唱京戲很有天才，如果能够認真泚着門徑去學習，說不定將來很有出臺的希望，她說現在在潘金蓮裏面唱武松的傅筱卿從前是他的老搭檔，要是我高興學習的話，她可以給我介紹介紹，獻甫；我將來登了台，你不是可以在家裏享閒福嗎？

甫 得了！得了！鬼才希罕享你的閒福，不要臉，（很小心的掏出兩塊錢，不願意的授給月華）這兒兩塊錢拿去吧！要知道這些錢是我用什麼手段打從那些叫化子身上錫出來的膏血？

華 (接過錢，免強討好) 獻甫！你要不要在戲院門口等我散了場一塊兒回來？

甫 太太！我沒有工夫。

(不高興的走出去)

(月華也想出去)

華 (唱起潘金蓮裏的京調) 武松呀，我潘金蓮……

(王東生匆匆的進來，看見那個情形，莫明其妙)

(月華下)

東生……嘖嘖嘖……(看見沒有人，故意咳嗽) 有人嗎？……

(以下簡稱生)

(獻光扶母上)

李母 亞光；你哥哥都出去嗎？(下簡稱母)

光 大概是的。

母 是那一位？

生 是我：李師母：

光 媽：就是那個姓王的老討債鬼。

生 (咳嗽)

母 亞光：你怎麼這樣沒有規矩？啊！是王先生嗎？請坐吧！

生 哎！是我：是我

母 亞光：倒杯開水請王先生喝？

光 開水？早就喝光了。

母 對不起，王先生；連杯開水都沒有。

生 哎！李師母：我可不是單獨來喝開水的，你們李先生約我今天來收房錢呀！

李先生呢！

母 王先生：您來得真不湊巧，我的孩子們都出去了。

生 出門去？那麼他沒有交代嚮老人家 比方說

母 沒有，我也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出去？

生 哎喲！那就遭透了，今天你們這筆款子是非收不可的，我已經在東家面前說過你們今天一定可以付清，本來他是不會通融到現在的呀……唉！李先生怎麼不交代您就走呢？

母 我想他就是在那的話也不見得就有辦法吧，這幾天實在……啊！王先生！您真的不能改天再來嗎？

生 老實說：我也是三番兩次給那胖鬼迫得沒有法子推延下去了，那天李先生明明是說有辦法。

母 這：這怎麼辦呢？

生 無論如何，我今天再也不能兩手空空回去見他，那胖鬼近來的脾氣真是越來越不像了。

光 王！王先生：聽說這個弄堂一共兩百五十間屋了都是你們那個大勝鬼的，那麼：少收我們這一點點錢有什麼關係呢？要是我呀：不收就不收……反正還有兩百四十九間呢。

生 饑孩子：你別做夢吧，要是有錢的全像你說那麼便當，那我們幹嗎要做窮人？你以為兩百五十間的屋子他們就覺得滿足了嗎？

光 他媽的，要那麼多的屋子去幹嗎？

生 因為他要更多的錢呀！

光 那麼：我真替他們擔心呢？你想：他們把這許多錢裝到什麼地方去？

生 花呀：花不完的就再買地皮蓋房子。收租錢。

光 我不相信，一個人怎麼能夠花得這麼多的錢，要是我們呀，一塊錢要花兩三天才完呢？

生 饑孩子：有錢的人呀，太太，少奶，小姐，少爺也會幫着他花呢。人家花一

天的錢呀，至少也可以給你享一世的狗福，就說我們那個大胖鬼吧，一個月兩三萬塊錢的收入誰不知道？可是許多貧窮的親戚朋友們想求他借點錢呀！結果總是碰了大大的釘子，哼！你還想欠他的房錢嗎？

光 他媽的，這肥傢伙真沒良心！

母 王先生：辛苦你再求他通融幾天吧，我的孩子們有錢決不會欠他的，我們也不想欠人家的錢，王先生！你還記得嗎？我們從前做大房東的時候……

生 老實說，我老王就是爲了從前李老先生的好處，才這樣再三的向他求情討好，可是這次如果再是空着手兒回去呀，恐怕連我自己的飯碗也要遭殃呢。

母 他：他是這樣對付你們嗎？這太沒良心了？

生 現在這種世界還講什麼良心？說起這個大胖塊呀，俺們還不知道他的底細，兩個月來對待我們用人夥伴真是越來越不近人情，比方過去稍微支過薪水的，都給他借故辭退了。我老王所以能夠把飯碗支持了十多年，也不過是憑着

一向這點安分守己的本領。可是近來……近來不同了。

母 近來怎麼樣？……難道他對你這樣忠實的人，也有什麼不滿嗎？

生 就是因為現在東西一天一天的往上漲，就說我的薪水也不夠買每月的米糧，所以兩個月來已經虧空了不少。況且亞狗的媽又常常害着病，我迫得再沒有法子過下去的時候，破題兒第一次到他面前去懇求他多給我幾塊錢，好讓我減輕一點痛苦，……可是……

母 他不肯給你嗎？

生 給是照給的，不過這樣一來，可就引起他大大的不滿。況且，近來又因為屢屢收不到李師母的房錢，他對我也不像從前那麼好說話了。所以……李師母：您應該明白我的地位，我的苦處。我求您想法子幫幫我的忙吧。

母 唉！王先生：這是怎麼說呢？您以為我是故意跟您為難嗎？，說了您也許不信，兩個月來我們沒有痛痛快快的吃過一頓飽，現在……連飯也斷了炊了（傷

心的)……一天只靠幾塊燒餅過日子。……

生 (同情的) 李師母：你們逃進租界的時候，不是還有一點兒？

母 纔是說炸不了的幾塊錢嗎？早就吃光了。而且連值錢的東西也當光食盡了。像這種要命的生活，有什麼法子守住呢？……想不到我們就落得這麼快？聘臣辛辛苦苦的換磨了一生一世，就這麼完了。……早知道有今天的日子，到不如讓炸彈炸光了更乾淨。

生 呢：我是說：你們兩位李先生一直就不尋點入息嗎？不找點入息那怎麼行呢？俗語說：「坐食山空」，人家十萬八萬的財產還守不住呢。像這種要命的生活呀，真是可怕。真是沒有辦法呀。……唉！……李師母：您也該勸勸李先生出去找點事情呀。

母 可不嗎？獻甫今年雖然能在收容所做事，可是聽說這種職業也跟難民一樣的半吃半餓。

生 呃：李師母：你錯了，聽說現在這種職事最走運，最能撈錢，比方說：揩油呀買東西折扣呀……報紙上常常提起這些事情呢……

母 不！王先生：我的孩子不會做出這些不仁不義的事，他決不會的，我聽獻民說過這班人太沒有心肝了，一天到晚在牽索難民，害得他們病的病，死的死，您想：我的孩子怎麼會幹出這種事？

生 呃……我也知道李先生是不大會的。

母 獻民本來有着幾個很好的職位，可是他總是鬧着脾氣不願幹，唉！這孩子的脾氣不好了。

光 媽！因爲二哥說那些工作全是不耍臉的，所以他才不肯幹呢。

生 我從來到沒有聽見過什麼叫耍臉不要臉的工作。

光 您沒有聽見嗎？那我舉個例子告訴你吧。比方說王先生的孩子給大胖鬼殺掉，王先生的老婆給大胖鬼搶去，王先生的田地也給大胖鬼佔了去。那麼王先

生還願意做牛馬去跟大胖子耕田嗎？這就要看王先生你到底要臉不要臉呢。

生 噫！你盡可拿別的來譬喻呀！

母 亞光

光 我怕您不明白呀，王先生又不真的是牛馬。

母 亞光：你剛才說的話是真的嗎？

光 媽：我騙你幹什麼？

母 啊！我的孩子，你：你是對的，你決不能幹那種侮祖辱宗的事……我：我太糊塗了，我錯怪了你……孩子們：你們永遠不要忘記你爸爸是怎樣死去，你們不要忘記你的家是怎麼燬滅的，你們要為祖先報仇呀……

光 媽：還有我的腿，您的眼睛呢？我將來非要他們那班鬼東西賠一條不成。

生 呢：不過：李師母：這些事還是慢慢兒再說吧，照你們這樣的下去總不是好辦法的，我以為現在這種世界呀！找事情還是馬虎點算算數。

母 可是：王先生：也不能馬虎到連傷天害理的事都做出來呀。

生 呃：你誤會我的意思了。馬虎不是一定就是指傷天害理的事呀……比方說……

：呃：說起傷天害理的事呀……現在上海市專做這種勾當的人多着呢。有身價有地位的人還在那兒辦命的幹，別說我們這些一文不值的窮光蛋，唉！這真難說。

母 不！王先生：我看不見的事我管不了，可是我決不允我的孩子們在我的面前得到那種不能饒恕的罪惡，他們不能夠呀。

生 唉！這種要命的世界，叫我老王從何說起？……這樣吧！李師母：我還是回頭再來一趟，也許你們李先生回來有辦法。

母 那是再好也沒有了，我們真是跑累了王先生的腿。

生 呃！問題到不在乎腿不腿，反正我的腿是累不斷的，教我老王坐食難安的到是這口吐血飯，恐怕遲早要給你們累糟了。……那麼……回頭見吧。

母 回頭見，

(東生下)

母 王先生真是一個好人

光 媽：好人倒是好人，可是好人都是沒有錢的窮光蛋。

母 不，孩子，窮人做壞事的多得很，亞光：你將來要做一個好人。

光 媽：好人就得了嗎？我還要做一个頂有錢的富翁呢。(李麗英忽然出現在門口聽見了。)

英 啊！大約美國的煤油大王正在等你去做他的乾兒子吧。想不到我們的亞光也會做美夢。

光 呸！誰同你說話？

英 媽：你瞧：他氣我。

光 氣你；氣你怎麼樣？

母 得了！得了！別孩子氣，姊姊跟你開玩笑的。

英 哈！哈！哈！亞光，你的狗運氣又來了，密司楊的楊小姐拜託你買東西去，

瞧：（示手中鈔票）十塊錢，先到郵政局去寄這封航空信，這是以前你常常替她寄到新加坡的，回頭到凡爾登拿這件綢袍子，經過霞飛路的時候別忘記買一罐五十支的三炮台香烟。

光 我不去！

英 （想一想）噢！我漏了一句要緊的話，剩下來的錢算是賞給你好不好。

光 （諾意的）可是讓二哥知道了怎麼辦呢？上一次不是教他罵了一頓。

母 對呀 麗英：你怎麼能讓他去跑這麼多的路？如果路上碰到一差二錯的話，不是麻煩嗎？

英 （做手勢打發亞光出去）媽：不會的，亞光做事頂妥當，

（獻光下）

母 麗英：你在楊小姐房裏幹什麼？

英 媽：聽無線電，今天播的全是最行的西洋歌曲。

母 聽說楊小姐是一個不三不四的壞女人，是真的嗎？

英 媽：這大概又是二哥對您說的吧，其實因為他常常看不起人家的緣故，就連他從前一塊兒念過的同學也沒有一個給他一點好感，……其實！楊小姐的爲人呀 又爽快，又大方，愛怎麼幹就怎麼幹，那一個女人比得上他。

母 可是，好的女人怎麼會一個人無親無戚的流落在外面？

英 媽：恐怕您還不明白她的身世吧，她從前何會不是跟我們一樣？她的家本來在河北，家裏很有錢，後來一個人到上海來唸書，可是湊巧打了仗，她的家裏就沒有消息，聽說也給炮火燬光了。這樣一來，就把她攔留往上海，生活一天天的壓迫她，她又沒有半個熟悉的親戚，後來迫得沒有法子過活時候，只好去當舞女啦，一直到去年冬天，才算認識一位有錢的南洋舞客，姓方的

方少爺。楊小姐認爲方少爺是一個靠得住的男子，所以就跟他結婚。

母 那麼她的男人呢？

英 今年六月回南洋去，聽說不久就要回來。

母 可是結了婚的女人怎麼能夠同那班不三不四的男人胡鬧？

英 媽：你怎麼知道他們是不三不四的男人？一定又是二哥說的了。其實呀，他們全是有錢人的少爺呀，小開呀，不過楊小姐覺得這班人對她都是連護帶笑的不懷好意，前幾天就乘着生氣的時候，給他們吃了幾個耳光之後就把他們趕跑。近來因爲一個人在家裏寂寞無聊，所以就常常單獨的到外面喝酒消遣。

母 這可不是壞女人幹出來的行爲嗎？好的女人怎麼能夠隨便動手打男人的嘴吧

？怎麼能够一個人到外面去喝酒……麗英：你千萬不要學她這種壞習慣。

英 媽：現在外面的情形跟從前不大相同了。這種行爲也不見得就怎麼壞。

母 不要騙我，情形就變得這樣快嗎？孩子：媽是看得見的。

英 慙不相信嗎？那麼我問慙，我們爲什麼會窮得這麼快，這跟外面情形的轉變有什麼兩樣？

（時樓上隱約播來一隻沉肅的華爾滋曲，楊小姐喊起來）

楊聲 密司李：快來聽呀！華爾滋的圓舞曲來了。你快來呀！

英 來了；媽：現在外面的雪越下越大，慙還是到裏面去躺一會兒吧，

母 我不，一躺下去就想起從前的事，我還是站在這兒聽聽外面的聲音吧。

楊聲 密司李：快完了，你還不上來。

英 媽：亞光回來，慙就叫他馬上上樓去。

來了！

母 慙……

（麗英隨着上面的音樂唱着嗚咽的上樓去，母親一個人很無聊 大約又想起

痛苦的事來)

母 天呀！我的天老爺！可憐我們吧，難道說我對您有什麼不誠意嗎？難道我李家前生前世有什麼罪孽嗎？就說我的孩子們有時候冒失老爺的尊威，可是每一次我總是用十倍誠懇向您老爺贖罪求恕。而且他們向來都是安分守己的好孩子，不敢違背老爺去做一件傷天害理的壞事。(跪下)天老爺：發發慈悲，救救我們吧，只要您保佑他們能夠得到一點應分的工作，我們就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理霞上，她本來拿着一條圍巾想給婆婆圍上，當她看見老人家跪在地上誠心祈禱的時候，她沉肅了，她感動了)

母 聘臣呀！要是你的冤魂有靈，你應該好好照顧你的孩子們才對，你應該保佑他幫助他去替你報那殺身的仇恨：聘臣：你是不能讓我們過着這種糟塌的日子呀：你再不保佑，我們李家就快完了。

霞 媽！……（扶着她哭）……

母 啊！理霞：不要難過……天會保佑我們的。

霞 媽：我一點也不難過，有你，有獻民，就是餓死苦死也是甘心……（想起家裏的不平）不過……不過我覺得我們的家裏太……（看見獻民，故忍痛住口）

（獻民忽然進來，身上少去早上出去穿着的大衣，大概有點冷，然而他始終裝着泰然）

民 （苦歡喜）媽！我回來了……呢……而且……呢……而且也許有工作……因為……因為……呢……也許我就有工作。

母 啊！真的嗎？好孩子……啊！我的天老爺：你到底救了我們李家了。好孩子：以後我不允你再得罪天老爺！我為你一個人，不知費了多少口舌，我剛才又替你向天老爺請罪，可不是嗎？他現在救了我們了。

(理霞過來給獻民拍去雪片，無意中發見他的祕密)

霞獻民：你：你的衣……

民 (止之) 呢；是的；我的大衣剛才在路上弄髒了。不要緊的(轉題) 呢：媽：那個送報紙的亞三來過沒有？

母 沒有，收房錢的王先生到來過。

民 (又有一層憂愁)：他：他來了就回去嗎？

母 不：他回頭還要來一次呢，不過現在我們可以把你有工作的消息告訴他了！

民 是……！

母 孩子：你媽真快活，從此以後我們可以減輕一點痛苦，理霞：你伴我到神主面前去點香報答天老爺的慈悲吧。

霞 是：媽：

(李母與理霞下)

(獻民看看手裏幾塊錢和一張當票，很頹喪的)

民 這就是我的工作嗎？這就是我的好消息嗎？這就是我該過的日子嗎？我告訴你，總有一天，我要勇敢去幹一下，我要搶，我要你們有錢的來同窮人們分受點痛苦，我要讓窮人家去同你們有錢的分受點快樂。……只要在黑暗的夜裏，我能够，我能够去冒險： 啊！天呀！

(理霞上，抱着獻民)

獻民：你不冷嗎？

民 理霞：

霞 你冷：你冷：你的身在發抖！獻民：你怎麼能够這樣……你不是要連皮膚也剝出來獻給大家嗎？你不能呀！

民 理霞：我有什麼法子呢，

霞 那麼：你剛才的消息也是假的。

民 (點頭)

霞 獻民：我求你不要再反對我出去找工作，爲了你；獻民：答應我；答應我出去碰一碰。也許女人找工作比較容易一點。獻民：答應我；

民 (搖頭)

霞 啊，親愛的，你爲什麼總是搖頭呢？你爲什麼總是反對我出去找工作呢？

民 理霞：你不怕他們要譏笑我，同時也要欺負你嗎？

霞 誰呢？獻民：誰呢？

民 同學們，不，全上海的男人們都要譏笑我們。理霞：自從我們結婚以來，這班傢伙沒有一次不是張開眼睛在看我們分離決裂，他們說我養不了你，他們說我們的性情不能融合，現在總算能够逃脫他們的預料，如果你出去工作，不是證明給他們預料到嗎？理霞：我想：你不能去。

霞 獻民：你不能這樣固執剛強，現在還是笑人的時候嗎？現在還是怕人家笑的

時候嗎？如果我們要鞏固着我們的愛情，我們就應該過着好的生活，要過着好好的生活，我們就得分工合作去跟環境鬥爭，獻民；你難道不明白他們譏笑我們的原因嗎？

民
理霞：我明白，我覺得很慚愧，我對不起你，我累你受苦，記得從前在學校裏唸書的時候，有很多同學追求過你，愛過你，而結果你拋棄了他們投到我的懷裏來，使我在許多競爭者的面前，得到最後勝利，那時，我是多麼榮幸呢？我發誓，我願意為你犧牲一切，我要終生伴你過着最美滿最幸福的生活，可是：現在：我使你失望，我還累你受苦，理霞：你怪我嗎？你恨我嗎？

霞
獻民：你以為我是這麼一個毫無意義的女子嗎？我不怪你，我不恨你，我不恨每一個跟我們毫無關係的人，我痛恨環境，我更痛恨那些把環境造成這樣惡劣的人，獻民：誰把痛苦加到我們身上，誰就是我們真正的敵人，我們就要一輩子恨他！獻民：不要消沉，也不要固執，鼓起你從前的熱情，憑着你

那剛強的個性去跟環境鬥爭，我們要改造環境，創造環境，我們就要忍受一切
切的恥辱呀！

民 理霞：理霞：親愛的理霞！

(二人相擁)

霞 (哭) 獻民：

民 理霞：你爲什麼哭了？

霞 我爲什麼要哭，獻民：我爲什麼要在你的面前流出眼淚呢？……

(樓上傳來楊小姐的狂笑聲，這笑聲有時是酸的，有時是辣的，有是好像痛惡的幽靈)

楊聲！哈！哈！哈！哈！哈！

閉幕

第二幕

時間 前一幕的翌日黃昏

地點 全前一幕

啓幕 因爲是近黃昏的時候，沉肅，悽淡，愁苦的情緒，展開在這可憐的人家，北風包圍了都市裏的浮噪，只是遠近有人在賣晚報，除此，一切像死一般的悽肅，獻民從外面進來，他似乎有事在找獻光。

民 亞光！亞光！（沒有動靜，）媽，他不在房裏嗎？

（母聲） 嗯，他下午沒有來過。

民 大概又給姓楊的女人買東西去吧。

（母聲） 不是吧！楊小姐好像還沒有回來。

民 ……………

(獻民由正門下，一會兒月華跟着他上來。)

華 對呀！你說楊小姐不三不四，我也說過她不是一個良家婦女，成天不知道跟什麼人在哈哈笑，我一聽見那聲音心裏就難受起來。

民 呃！大嫂：我是說亞光什麼時候出去的？

華 啊！啊！他什麼時候出去嗎？好像是……呃！二叔：二叔：你昨天……

民 他是什麼時候出去的？

華 啊！大概是……你出去了不久他就出去吧，呃：二叔：我是說你昨天爲什麼連大衣也當出去呢？現在這種天氣應該多穿幾件衣服才行呀。

民 大嫂……這件事你怎麼知道？

華 二叔這種能夠感動人的事，我怎麼能不知道呢？因爲……二叔：我對你的關心是比任何人都要關心的。

民 你沒有告訴媽嗎？

華 你不喜歡讓人家知道的事，我怎麼能够隨便告訴她呢？你以為我是一個毫無天才的女人嗎？…… 嚶！我想起孝書裏的故事，我覺得二叔的行爲呀！那怕孝書裏的王祥還要比不上呢，不瞞你說，我真的給你感動透了。

民 大嫂：過去的事，不要再提起吧。

華 不，我要，我一定要提起，因為我感動透了，我實在不能把你這種動人的事忘記，二叔：（親熱的）你不知道有人給你感動了嗎？

民 （轉題）…… 呢…… 大嫂：大哥還沒有回來嗎？

華 哼！管他幹什麼？聽說他們的乞丐會又要開什麼求乞會，籌備會啦，我也弄不清楚，反正只會憑着這套求乞的本領，唉，我真氣死。

民 你氣他？…… 氣他幹什麼？

華 我氣他的事多着呢。虧他終日在外面拍馬屁，捧場面，自家兒吃飽了就不想起家裏的老婆，我想如果沒有二叔你照顧照顧呀，我月華的魂也該早歸普善

山了，二叔 這叫我怎麼不氣他呢？

民 可是，你也應該明白他的地位才是，現在這種情形……不過：我以為他對你
也算不錯呀。

華 哎哟！說起來真教人頭痛，二叔：我爲了他去幹這種無出息的職業，在外面
才給朋友們起了許多難聽的名字，什麼乞丐夫人呀：所長太太呀！如果不是
他去幹這種沒出息的職業，人家也不致於憑空把這些吐血名字加到我的身上
，你說他對我還有什麼好處？

民 可是……

華 有時候他們還當面對我挖了一大堆苦話，說什麼近來委員先生走了運，發了
福，做了好買賣，委員夫人就跟着越好看，越漂亮，越時髦，二叔：你猜我
聽見了之後，心裏是多麼難受呢？人家偏要說我好看，漂亮，其實：我才是
一肚皮的氣呢。

民 可是：大嫂：在這個時候，你也不必氣誰怨誰了。反正他是你的丈夫，做丈夫的，那一個不希望他的妻子快樂，滿足，實際上，環境已經不允許一個人的理想跟行動配合，你怪他也沒有用了。

華 哎嚨！如果一個丈夫對我能够像二叔對理霞一樣親親密密的話？我還不快樂不滿足嗎？我每一次看見你們倆兒貼着頰，親着嘴密密的談話的時候，才明白什麼是愛情？愛情的偉大，然而，當我再想到我的命運不能享受這種快樂的時候，我就傷心起來，二叔：不瞞你說，我近來常常暗自傷心，一傷心的時候就想死想自殺……

民 哎 大嫂：你大概太興奮吧。

華 可是：你以為我真的會毫無價值的爲他自殺嗎？我才不配呢？

民 你本來就應該不配……

華 可是……也不能不說是爲了另外一件事……因爲……我捨不開一個人，那個人

呀，就好像是我的救星。

民
嚶……

華 二叔：你要不要知道那個人是誰？

民 哎！我不想知道，我也不敢知道。

華 可是我非要你知道不可，二叔：我不自殺的原因就是捨不開你……你就是我唯一的救星，你就是教我不自殺的人，二叔：

民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太興奮了，你最好去休息一會兒吧。

華 嚶……也許太興奮一點，哎喲，我的頭痛了，痛亟了，二叔：你來摸摸我的額角熱不熱？

民 不必摸了，大概很熱，如果你需要服一包頭痛粉的話，……回頭我就給你買一包吧。

華 不！我的病是一點不需要服藥的，二叔：只要你的手摸摸我的額角……也許就

涼快得多了。

民 我是說如果你再需要一粒阿司匹靈的話：回頭我也給你買來！

（獻民向母親的房裏下去）

華 （頹喪的）哎喲！我真的頭痛起來了。

（月華下去）

（獻民跟母親上來）

母 你們沒有談什麼嗎？

民 沒有，媽：

母 嗯！……那麼：你剛才找亞光：有什麼事嗎？

民 對嚙！媽：我打算送他到民杰的學校去唸書，我剛才碰見他，他說他學校裏新辦一個難童義務學校，這對於亞光是再合適也沒有了。

母 可是：那兒來這麼多的錢呢？

母 媽：義務的意思就是不要錢，等將來有了錢再送他到別的學校去唸好了。

民 那好極了，你跟民杰交代清楚了嗎？

民 還沒有，他回頭還要到我們這兒來呢？聽說有什麼事要跟麗英商量。

母 麗英？她出去了。

民 她又出去了。

母 她說一位女朋友約她去吃飯，可是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民 哼！

母 獻民：怎麼啦？麗英近來怎麼樣？還像從前一樣規矩嗎？

民 （知道剛才的語氣已引起母親的懷疑，但也不忍讓母親知道）媽……她……她……

也許差不多……但是……總不免有一點兒不同了。

母 孩子：你不要這樣半吞半吐的對我說，她到底怎麼樣？你不要瞞着我。

民 媽：有點兒不同了，那就是我覺得她已經不像從前那麼可愛，也許……這是因

爲她已經長大了。她需要自由。

母 自由，我不喜歡她自由，尤其是關於男女間的事，他們常常藉着自由兩個字而做出越軌的行爲，獻民：她是我的孩子，也是你的妹妹，她年紀輕，爲着她的前途，你不能讓她給自由麻痺了而變壞，獻民！我看不見我所要明白的東西，只有你：你才是我唯一的眼睛，你應該把你所看見的東西都讓我知道，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她近來怎麼樣？

民 媽：她：她很好，她很聽話：

母 真的不會變壞嗎？那我就放心，我太擔心她了。孩子：自從我瞎了眼睛之後外間一切的東西完全跟我隔絕，所以我常常一個人在憂慮，在懷疑，我覺得家裏每個人都太使我掛心了。當我回想起從前那種快樂的情形的時候，我就懷疑着，爲什麼一個人的快樂不會保留下來呢？爲什麼快樂會離開我們而給我們加上一層痛苦呢？孩子：我相信你們不會瞞着我做錯了事，但是我又不

相信你們能在痛苦中長大，然而，這有什麼法子呢，我是一個瞎子，我的周圍沾滿着黑暗，我看不見我所要看的東西，要是你爸爸在世的話，我就放心得多了。

民媽：難道您不相信我嗎？

母：好孩子：我：我相信你的，我相信你的，只有你才是我唯一的眼睛。

民媽：

外面叩門聲，獻民出去開門，片刻跟趙民杰進來。

民媽：民杰來了。

母：啊！民杰：好久不見你過來，你好嗎？

民杰：很好：伯母：您也好，哎：近來學校裏忙不開，所以沒有工夫過來拜候您

老人家跟二位大哥，實在抱歉得很。（以下簡稱杰）

母：你太客氣了，民杰：怎麼忙到連一點工夫都沒有呢？

杰 唉 說了您也不信，現在當小學教員簡直比拉黃包車還要賣力，白天有課，晚上有課，連禮拜日也要教過去呢。真要命，工作這麼多，東西這麼貴，可是薪水還是照舊廿五塊，要不是爸爸反對，我早就跟人家到內地去工作了。對呀！像民杰這種無掛無累的單身漢，真是大可以去爲國奮鬥奮鬥，像我……實在沒有什麼希望了。

母 你說得這麼輕巧，人家趙老先生夫婦合共一百多歲才養了這條命脈，你想他怎麼甘讓民杰離開他們，而且聽說內地的生活也是苦到不得了。那裏連廿五塊錢也拿不到呢。

民 媽：您錯了，到內地工作是等於替國家盡點義務，就好像民杰辦的義務學校一樣，根本談不到錢不錢，說到苦呀，我以爲在上海過的日子，才是真正的苦透呢。

母 唉！你們做兒子的，那裏知道做父母的苦心。

杰 對呀！就是爲了伯母說的這點緣故，我才忍痛服從他老人家的意思做去，最討厭是生在這種家庭，什麼也不能自由。

母 民杰，順着你爸爸不會錯的，他老人家從前是我們鄉下數一數二的大才子，獻民爸爸在世的時候，就是最佩服他老人家。

杰 不過……伯母您也不能把他抬得太高呢，有時候，他的思想簡直是太不正確，太不合潮流了。而他說的話呢也簡直太腐敗，太不合道理了，我雖然很想好好改正他，可是總拿不出一點勇氣來，比方他說，「宇宙之間，物亟心反」，將來東西貴到兩點的時候，自然而然的會平跌下來，用不着什麼統制呀，平價呀這一類的好辦法，其實呀，奸商們一天不放棄他們那種卑鄙的手段，中華民族一天不能自由解放，我們就一天不能享受到低廉的物價，獻民哥：你說對嗎？……比方他又說，中國既然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那麼少了一個獨生子去工作難道就會影響大計嗎？反過來有些人去當漢奸當走狗，那

又怎麼說呢？獻民哥：本來我聽不順耳的時候，總想一口氣駁倒他，可是總不敢開口，真是沒有辦法，最討厭是生在這種家庭，什麼也不自由。

民 民杰：不要把自己估計得太渺小，你認爲有改正他駁斥他的必要時，就不要顧到他是你的什麼人，比方剛才你說的兩個問題，要是我呀……老實說：我就要毫不客氣的向他解釋，證明他的思想已經是腐敗的，不合現實的。

母 啊！獻民：你不要對人家說出這種話好不好？趙老先生的見識眼光，難道比不上你嗎？你聽過沒有？人家說：要不是轉入民國，他很有中狀元的希望呢。他在前清時代是我們鄉下數一數二的大才子，民杰，聽說你有什麼事要跟麗英商量嗎？

杰 (正合心意的) 對的！對的！哎！談來談去，到把今天的大事情忘掉，伯母：他在家嗎？

民 她……她出去了。

母 民杰：你來得真不湊巧，她今天到女朋友家裏去。

杰 這可就真的不湊巧了。先不來，後不來，偏偏她出去我就來，……那麼……這樣吧，還是拜托你們兩位。

民 什麼事呢？

杰 我們學校裏打算最近開一次救濟難童遊藝會，我已經在第一次籌備會中介紹麗英加入我們的籌備委員，因為她是學校裏的畢業生，同時她過去對於這種工作特別有興趣，也幹得特別好成績，這次如果能得她加入，對於我們的幫助一定不少。

民 就是爲了這件事嗎？我想她一定很同意的，反正在家裏也是空着沒有事幹。

杰 是的，況且這也算是替社會做點好事。

母 好吧，回頭我也幫你說一聲。

杰 那我們應感謝伯母的熱誠，時候不早了，我還要趕回去上課，改天見吧。

民杰：獻光的位置，托你替他安插一個吧，明天我帶他去見你。

杰 好的，好的！改天見。

民母 改天見

（民杰剛至門口，恰巧獻甫揪着獻光的耳朵忿忿的進來。獻光一路叫媽。）

杰 李大哥：您回來了，

甫 （不稱心的）嗯……

（民杰出去）。

光 媽：媽：

甫 （用力的推他）媽：媽在這兒，你說吧。

母 獻甫：這是怎麼一回事？

民 大哥：他怎麼啦？

甫 哼！現在我們還怕挨餓嗎？三少爺已經學會了要飯的本領了。

母 亞光！

民 他！

光 ……

甫 我問你，是不是我上世欠了你的要命債？你要賣臉，什麼時候都可以去呀，可是你早不去晚不去，偏在我開會這一天你就去，而且人不見鬼不見，你偏教那姓林的小子看見，什麼倒霉鬼叫你去幹這種勾當，我現在還有什麼面目去跟委員們同事們談話，你這小鬼，你害了我，你……

母 孩子：那姓林的是誰呀？

甫 他：他就是在那裏常常跟我鬧意見的死對頭，平時專愛揭發人家的黑幕，老實說：他正是我唯一的眼中釘呢，明天，他還不拿我開玩笑嗎？哼！

母 啊：孩子：誰叫你連這種無恥的行爲也做出來呢？我們還要體面呀！

光 媽：沒有誰，沒有誰叫我去的，我實在受不了飢餓的欺負，幾天來，睡下去就做着可怕的惡夢，我想：人家有的是大食大喝，而我們爲什麼連一口飯也沒得吃呢？只要一口最粗糙的飯，就是半口吧，總比一天到晚吃那兩塊不香不臭像小石頭一樣的大餅來得爽快……可是……

甫 哼！有大餅吃還不按按自己的心肝，誰叫你不出世到財政部長家裏去？

民 弟弟：我們還用不着去要飯呀！

光 哥哥：我實在受不了，對面弄堂裏的伯伯說現在要飯也不是一件丟臉的事，幾十萬的富翁，難免還要落個這樣的下場，他就勸我把臉兒弄髒了，裝得可憐些，放着胆子到南京路去……去要飯。

甫 哼！我現在叫你去跳黃浦，你也可以吧，你去呀！你怎麼不去呢？他要你去你到願意去。

光 哥哥：因爲我要活呀！

民 要活！要活也不是這樣活呀！這太丟臉了。

甫 丟臉的事還在後面呢。

光 起初：我也覺得不好意思，可是肚子越鬧越起勁，我就顧不到臉不臉，只要在酒樓裏肯把那些人家吃剩的冷飯冷菜倒給我，我不是可以痛痛快快的吃一頓飽嗎？並且，我還打算帶點回家裏來給你們呢。

母 我不要吃那些齷齪的東西，

甫 媽：那您未免辜負了他一片孝心了，亞光：你的心眼兒到不錯呀，（嚴肅的）你還想帶點回來給我們呀！哼！

光 可是：我跑了一間又一間，過了一條又一條，沒有一個聽見我的哀叫，沒有一個高興我站在他的身邊，甚至於不允許我站在他的店前，他們罵着我，趕着我，我始終討不到一口飯一分錢，後來就在南京路大三元門口，我看見一羣很體面的有錢人剛從樓梯下來我就等在門口，一個個的求他要錢，湊巧跟

大哥同事的林先生一手就給我五分錢，後來他認出我，他笑起來告訴大家，跟着大哥也知道。

甫 哼！林先生：他闊，他好心，他說不定還要養你做大少爺呢，我早就知道的，像你這種有討飯本事的人材，埋沒在李家，實在太冤枉一點，

光 可是：大哥：有飯吃的人那裏懂得飢餓是怎麼一回事？

民 獻光！

甫 (冒出火來，凶狠狠的吃了他一個耳光)你居然敢教訓起我來啦！我告訴你，你就餓死我也不會可憐你，

光 啊！大哥：親愛的大哥：

甫 不要太親熱，

民 獻光：過來給大哥賠罪，以後說話規矩一點？

光 (跪下)大哥：請你饒恕我吧……

甫
……

光（……投母親懷裏哭）媽：

民 大哥：我們都是爲着窮，貧窮使我們連一個殘廢的小孩子也不能令他好好的過活，弟弟的痛苦，我們也應該負一點兒責任才對。

甫 什麼痛苦不痛苦，現在痛苦的人多着呢，那麼我們的痛苦該叫誰來負責呢？

……老一：你比我福氣，你進過洋學堂，可是你應該知道，你在洋學堂裏學的那些時髦話，在今天全不適用。

民 大哥：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甫 我是說，現在不是講大道理的時候，大道理應該拿到教堂裏去騙騙那些過清閒日子的教徒，實際上一個人應該先拿出自己的把握然後談談天，說說地，誰也管不着誰？可是你……我說你連做人也不曉得怎麼做法。

民 大哥：我承認，我沒有你的好本領，我處處得罪人家，我不會適應環境，可

是我認爲我不會走錯了路。

甫 你正是走錯了路，俗語說：「識時務者爲俊杰」我想你應該比我更明白些吧。

民 俊杰！哼！昧着良心去幹事也算是俊杰嗎？我不是這種人，我的見解跟你完全兩樣，我不願意毀滅宇宙間的真理，我也不願意卑鄙的屈服着去適應不合理的環境，我是一個青年，我是一個智識份子，而這次不能跟大家負起神聖的責任，已經使我的良心上受到不少的責罰，你還要我像牛馬一般的去適應環境嗎？這簡直是笑話。

甫 好！你去找你的合理的環境吧，三四年來，合理的環境給過你什麼好處？給過你什麼工作？實際上，你已經給合理的環境糟塌到剩下一副枯黃的骨頭，反過來說，你平常最看不起的人，却從不合理的環境中發了財，起了家，亨着肥福！也許我獻甫出身粗魯，見識眼光沒有你們洋學生那麼高深遠

大。

民 大哥：想不到你會對我發了這麼多的牢騷，如果你不是我的哥哥的話，老實說，我對你的思想行動就很懷疑……

甫 懷疑！……！

母 孩子：你麼怎麼越說越糊塗起來呢？

甫 懷疑！你懷疑什麼？

民 你可知道這班傢伙全是籍國難來發財的好賊？你瞧吧，總有一天……

（外面傳來一聲汽車的喇叭聲，獻甫無意中發現了一個人物）

甫 好！那個大胖子來了。我看你這個不發國難財的馬上就要死在那個發國難財的手裏。（看見亞光骯髒的臉孔）……還站在這兒幹什麼？給你丟了一次臉還不夠嗎？

母 對的，亞光：你的臉兒很骯髒嗎？快去洗乾淨？

(獻光下，叩門聲起，獻甫裝出卑鄙的樣子出去開門，片刻與雷銘石上)

甫 哎：哎！雷四爺：請坐！請坐 窮人的狗窠，太不像樣子啦……

銘石 (咬着雪茄，臉兒朝着天以下簡稱石)

甫 哎：雷四爺：自家兒動身，不太辛苦嗎？……(看見他不回答)……哎：哎大概
王先生又出了老毛病嗎。

母 王先生不來嗎？

石 你說的是那個糊塗的老混蛋嗎？我想他對於你們到很有慈悲心是不是？

母 是的，他到是一個好人。

石 可是……對的，因為他太會做好人，我昨天已經叫他回家去把腦筋弄明白

一點，看好人是否是他做的？

是！雷四爺：我很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他到底怎麼啦：

石 這位……

甫 是我的母親。……

石 也沒有什麼，不過我覺得像他那種人呀！到很適合到什麼慈善機關辦事，我向來是抱着不埋沒人材的主張，所以……我把他辭退。好讓他回去發展他的才能。

母 啊！辭退！他！……

石 你們好像很驚奇我這種斷然的處置是不是？

甫 呢！雷四爺：我們一點也不敢驚奇，

石 驚奇總是不免有點兒的，因為現在到底是我自己來收房錢了，可是我做好人的法子不免有點兒跟他兩樣，

民 ……

石 我說今天來得巧極了，兩位李先生都在家。奇怪呀，過去那老混蛋回去的時

候，總是說兩位先生都出去辦公。

甫 呃！雷四爺：您客氣了，我不過暫時在難民收容所混碗飯吃，算什麼公呢。

石 李先生也不必太謙遜了，……呃……對啦！我想你們的房錢今天一定可以付清。

甫 呃！雷四爺……

石 聽說李先生已經對王東生那老混蛋約好了，……

民 對不起，雷先生：請您通融幾天好嗎？本來是我約好王先生的，可是……可是……

甫 (接上) 石！糟透了，老二的朋友今天忽然變了卦，明明是約好今天送過來的。……呃……所以請雷四爺：請雷四爺……

抱歉得很，這個……實在沒有法子，老實說：如果我不通融你們，你們恐怕不

能够在我屋子裏耽擱到現在吧，我想今天應該是最後一次了，如果再是要我碰釘子，嘿！那麼，我只好對不起你們，李先生：

甫（馬上接上）是！

石 我想你們也不致於怎麼怪我吧。

甫 四爺說那裏話，我們憑什麼敢怪您四爺？您四爺給我們的好處，還沒有報答呢。

母 對呀！雷老爺：求您做做好事吧，您的恩惠我們是忘不了的。

石 您錯了，您以為我會到這兒來領你們的恩惠嗎？這樣說來，今天還是付不出嗎？

民 是的，就是您這個意思，所以請雷先生再通融幾天……

石 對不起，李先生：如果我是像王東生那老混蛋一樣的隨便通融人家，我担保不到一兩個月的工夫，我的房子會變成全上海的收容所，而我自己呢？誰能

相信我不會立刻變成一個最窮的可憐虫，李先生：我想你已經明白我的意思，我的苦衷吧。

甫 呃！四爺；我們不敢不明白。

民 苦衷：哼！這就是苦衷！

母 雷老爺：求求您：只要通融幾天，就是三兩天吧，我們會想法子付給您的。

石 好吧！我老實的告訴你們，我不會再通融你們的，我向來說話是有價值的，一句就是一句，那麼現在我明明白白的再說一遍吧，我今天不能通融，全積善里的二房東都一樣，兩個月來付不出的，我都給他們兩個好辦法……

甫 四爺說的是什麼好辦法？

石 一個是吃官司，還有一個就是明天滾蛋。

甫 ……

母 啊雷老爺

民 積善里，這就是你積的善吧，

石 隨你怎麼說吧，我的犧牲是這麼大，相信你們也會明白的。

甫 可是……，雷四爺：

母 雷老爺：那叫我們住到什麼地方去呢？

石 便當得很，李先生不是在收容所做事嗎？我想這條路對於你們……

民 你……你說什麼？

石 我不說什麼，我說你欠我的房錢，我說我已經給你們兩個辦法！……

母 孩子：你閉嘴！……啊！雷老爺，我……我跪下來求您……（跪下）

民 （很憤怒的扶起她）媽：爲了你的孩子，你應該保持你的壯嚴，我們犯的什麼

罪呀？好！姓雷的，你愛怎麼就怎麼吧！隨你便，

母 該死的畜生，我不允你說這種話，你離開我吧，你立刻就離開我，

民 媽：

母 立刻離開我！

(獻民喪然下)

母 (跪下) 雷老爺：請您饒恕他吧；我會給他一個嚴厲的教訓的。

甫 呃！四爺……請您不必動氣，他近來有一點神經病，請四爺原諒他。

石 嘿！嘿！奇怪得很，我向來到是挺喜歡爽快的人，像剛才那位李先生那種爽爽快快的態度，我不但不怪他，我反而滿意他，比方他叫我姓雷的姓雷的，哈！我覺得再乾脆也沒有了，我就是挺喜歡人家乾脆的稱呼我，那麼，好吧——現在輪到我也乾脆的來一次吧，剛才那兩個辦法，聽你們選擇一個，明天上午八點我聽候你們的回答。再見！

(石欲下，麗英上)，(手裏拿着兩盒新買的東西石呆住)

英 大哥！這位 Gentleman；呃……這位先生是誰？

母 (起身)

甫 麗英：這位是我們積善里的大業主雷銘石：雷四爺，（向雷四爺）：這是舍妹李麗英，

英 啊：雷先生：久仰久仰，你好嗎？

石 （陪笑）嘿！嘿！MISS李，你也好！

英 雷先生：抽烟吧？（打開香烟盒子）

石 謝謝你，李小姐：我自己有，（從袋中掏出一支雪茄）

英 啊：雪茄：那麼抽一支香煙不好嗎？這是 Camel 帶點兒雪茄的味道。

石 也好：

（銘石沒有法子推却，終於接受了一支，獻甫趕着替他點火柴，然而終比不

上銘石的打火機來得快，於是銘石反給麗英點了烟）

英 對不起，雷先生：

石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英 雷先生到我們這兒來，一定有什麼公幹？

石 呃：呃：也算不上什麼。

甫 麗英；四爺是來收房錢的。

母 孩子；雷老爺要是不肯通融，我們明天就沒有房子住了。

石 （很難爲情的）！呃！……不不！

英 啊：雷先生；我們一共欠您多少錢呢？

石 也不算多（翻開賬簿查一查），不過，一百六十塊。

英 那麼雷先生一定要今天收嗎？

石 不過：呃！呃！不過如果李小姐真的有辦法的話……

我想大家也可商量商量。

英 那好極了，請雷先生不必勞動吧，改天我親自送到府上去，雷先生的府上是

……

石 噢！我的 OFFICE 寫字間是在南京路一百八十五號新光大樓，六趙六〇五號房子，電話九五三六五，我的住家是在愚園路，呃；不過還是不要送到住家裏去吧，愚園路桃源邨六號電話二七二五六，我的汽車也算便當得很，就是來一兩趟，也不要緊，不過：我的寫字間是在：

英 南京路一百八十五號新光大樓，六樓六〇五號房子電話九五三六五？

石 一點也不錯，哈！哈！哈！呃！時候不早了，我走了，改天見，

英 不多坐一會兒再走嗎？

英 忙得很，改天再跟李小姐談談吧，

石 好嘔了！

石 改天見。

英 BYE-BYE

甫 改天見，

(銘石下)

母 謝天謝地，我們得救了。

甫 呃；我說還是靠我們麗英的通天本領呢。

英 大哥！

甫 可不……(麗英拉着他的袖，他只好不說了)

母 孩子！你什麼時候學會了抽烟，你的哥哥連飯也沒有吃過的。

英 說抽烟我是不會抽的，不過……有時抽一兩支到很有意思，況且又不需要我自己去買。這有什麼關係呢？

甫 對的；您老人家不知道，現在外面女孩子抽烟已經算不了什麼啦；並且還是十分時髦的事，尤其是在交際場中，不會抽也得應酬應酬，比方……：……呃：……現在已經是十分時髦了。

母 好孩子：你們爲什麼要跟人家一樣的學時髦呢？如果是從前有吃有穿的時候

，我到不管它，現在我們已怪窮了，我們比不上人家，好孩子：聽我的話，安分守己總是好的，時髦會把你們變壞的。

甫 媽：您老人家盡管放心好了，麗英又不是小孩子，她挺規矩的。

母 那我才放心，剛才我對獻民說過，要是你爸爸在世的話……咳……（傷心的）

甫 媽：您不要難過，反正比我們更窮更苦的人還多着呢。

母 啊！我想起王先生來了，他真的給我們累壞了。

甫 呃；這能怪誰呀？我們也犯不着管這麼多的閒事，您很累嗎？到裏面去休息一下會回兒好嗎？

母 麗

（李母正動身，忽然撞上了一隻椅子，獻甫趕快過來扶她，不防袖裏漏出一包秘密的東西，麗英看見了，於是這秘密立刻就公開了）

英 大哥：那是什麼東西呀？……啊！我明白了。

甫 呃！呃！糟透了，談來談去，到忘了身上帶來的好東西，媽：這是三明治，火腿的三明治，是我，！我爲您老人家帶來的。

母 三明治？三明治是什麼東西？

甫 呃：可以吃的東西。

母 吃的，啊！你是說可以吃的，我向來到沒有聽過這些古靈精怪的名字，什麼

三明治四明治……

英 媽，因爲這是外國的洋鬼子吃的東西，兩片吐司，中間夾着火腿，就叫火腿

三明治，挺好吃的。

母 那不是很值錢的東西嗎？孩子；我們是不配吃這種值錢的東西的。

甫 這……這……這……啊……對的這是剛才開會的時候順手揩油來的，

母 那麼你們大家都吃一塊吧，

山 呢：這點小小的東西還是不要讓他們都知道吧，尤其是月華，他向來不愛吃這種東西。

（月華早已出現在門口，她看見了，她也聽見了，這種情形怎不叫她冒出火來）

華 對呀：媽：我向來就不喜歡吃這種不三不四的東西（凶狠狠地斜看着她的丈夫）

母 那麼獻民 獻光：你們都吃一塊吧。

（母親下）

甫 月華：你必須聽我解釋，

華 得啦！得啦！還解釋什麼！我看呀！廿四孝快要添上一個李獻甫做廿五孝了！

，麗英妹妹：你說對嗎？

甫 呢：呢：月華：我說你必須聽我解釋……

英 算啦！算啦！千不該，萬不該，都是我這看見的人不該，看見了，說出來更不該，不過麼大哥的戲法也變得大不高妙了。大嫂：要怪你盡怪我好了。

華 說什麼話？我的心還爲他剛才的事有所感動呢。

甫 好啦！好啦！算了吧，下一次準叫你心滿意足就是啦，

英 其實呀：大嫂：你瞧我早就給你買來一件比三明治還要好的東西呢。包你看看了馬上就忘記了三明治。

華 什麼東西呢？

英 （打開紙盒子，拿出二隻同樣的皮手袋手袋，這是最新式最流行的手袋，一個送給你，一個送給二嫂。）

華 （受寵若驚的啊！好妹妹：你：你是說真的送給我嗎？

英 我騙過你幾次？瞧！兩個全一樣，不同的只是這一個有小鎖的現在既然你先看見，就讓你先選擇，

華 糟了，有鎖的好，還是沒有鎖的好呢？獻甫？你怎麼不對我貢獻你的意見呢？

甫 我以爲你還在氣我呢

華 真討厭，我要你貢獻一點意見，你就提到那件不相干的事，

甫 啊！那還用懷疑嗎？當然是有鎖的好囉，

華 對了；對了！你的意見跟我一樣，那麼就選這一個吧，：好妹妹：想不到我的心事到給你猜中了，不瞞你說，爲了這個手袋，我不知想了多久的時候呢？好妹妹：你真是比什麼人都明白我的心，我將來不知道要怎麼來感謝你？

英 感謝我？我才當不起呢，你要曉得這不是我的錢買來的。

華 啊……：對了！對了！同時還得感謝你的汪先生汪少爺：

英 大嫂：汪先生就汪先生，汪少爺就汪少爺，怎麼說是我的呢？你真壞。

英 你的就你的，這有什麼關係？

甫 得啦！得啦：還是守秘密一點好吧，叫老二知道了又要對你嚕噓了。

英 嚕噓就讓他嚕噓好了，難道沒飯吃能叫人家買米來送給我們嗎？

華 二叔是明白人，聰明人，我想不會吧，好妹妹：這些又是什麼好東西？

英 啊：新做的衣服，今天真是花了汪先生不少的錢，

甫 怕什麼？反正人家有的是錢，花也花不了的。

英 大哥：今天的籌備會開得怎麼樣？

甫 啊！非常圓滿，非常圓滿，大概在半個月內，這個大會準能如期開成功的，

對啦！麗英：我今天還爲你提出一條非常重要的提案，

英 爲我 這是什麼意思呀？

甫 這條提案嗎 我一提出來的時候，席上沒有一個不拍手贊成……哈！哈！哈！

英 到底是什麼提案呢？

甫 我覺得這次的跳舞大會非弄得特別精彩不可，所以我提議當天來一次選舉跳舞皇后的節目，跳舞皇后，麗英：要是汪少爺哪方面始終拉得緊呀，這個跳舞皇后對於你是進有希望的，所以我說這條提案就是爲了你呀。

英 哎喲！我那兒來這種福氣呢？「跳舞皇后」！我真不敢希望呢？

甫 像你這種又聰明又美麗又能幹的人材，還說不敢希望，哈哈：我說麗英：這正是你出頭的唯一好機會，只要汪少爺一方面拉得緊呀：包你馬到成功。

英 大哥：別把我抬得太高好吧：跌下來怎麼辦？

華 可不是？麗英妹妹一旦封了皇后：我月華不是可以托福封個國舅夫人麼？

甫 你看她又搬出戲典來了，我說你着了京戲迷不會錯的。

華 京戲，京戲不是嗎？你就看不起京戲，梅蘭芳不是因爲唱京戲才中了洋翰林嗎？我看你呀，一輩子要在收容所做那不出息的勾當。

甫 好！去學學你的梅翰林吧，我看你還是摸摸自己的臭尾巴再說吧。

(獻甫下)

英 麗英妹妹：我們還是到樓上去看看你的新衣裳吧，我想既然有了這個漂亮的手袋，總得想法子去配件美麗的新衣裳，你說對嗎？

英 那當然囉，大哥說不定就要高陞呢。

華 高陞了有什麼用，反正也是做他的乞丐勾當，

英 你真傻，高陞了，你的新衣裳就不怕沒有着落，我看你快走好運了。

華 那裏比得上麗英妹妹的福氣呢。

英 得嫩：得嫩：我說你近來說話比以前進步得多了，我們還是看衣服去吧！

華 (一路說着)說老實話，好妹妹：我真的有進步嗎？

英 誰說假的呢？

華 哈：哈：哈：我真的進步嗎？

(二人同下)

（這時舞台突然沉肅起來，只聽見外面的北風越括越起勁，吼吼而冷酷的穿進人們的心房，就在這充滿着淒涼恐怖的場面下，黃昏漸漸的展開在人間，一會兒，大門開了，從外面跑進來了兩個女人，可是慣常的我們只能夠看見其中的一個，吳理霞，另外一個就是神祕的楊小姐，她始終只是浮現于每個人的心眼裏 因此我們也就只能單獨的從她的言語和笑聲去回味。）

楊聲 哈！哈！哈！李太太：想不到我們從明天起就是同事，我每天晚上有你伴着我做事真是一件挺快樂的事，哈！哈！哈！

霞（很驚恐的望着屋子裏，沒有人）啊！楊小姐：你忘了我在路上對你的請求嗎？無論如何，我覺得你是唯一能同情我的人，我求你，不要讓家裏人知道我去幹這種職業吧，尤其是獻民更不能讓他有絲毫懷疑，楊小姐：爲着我們的愛情，爲着我們的幸福，你給我守着祕密吧，我求你：

楊聲 李太太：剛才是我無意說出來的，以後你盡管放心好了，我決不會洩漏你

的祕密，反正大家都是苦命鬼，女人本來就是這麼糟塌了一輩子，不過你爲什麼怕他們知道呢？

霞 啊！楊小姐：獸民的皮氣，恐怕你還不大明白吧，我……我必須這麼做，我必須瞞着他，不然，對於一切的人都沒有什麼好處，如果你能夠爲你保守祕密，我不知道要怎麼去感謝你。

楊聲 我這種人也值得領你的感謝嗎？我想以後也不應該再稱你做李太太了，一個有了丈夫的女人在外面做事是常常要受到意外的麻煩的，尤其是在舞場裏吃這口吐血飯更要倒霉，你的名字是吳理霞嗎？告訴我，

霞 是的，不過，以後連這個名字都不要叫我吧，我今天向他們報的名字是吳曼珠。

楊聲 那麼：我以後就稱你做密司吳好叻。

霞 唉！楊小姐：這是我自生以來第一次嘗到的苦味，我……實在慌頭了，……我

我實在怕頭了。：啊！我不是在做夢嗎？

楊聲 其實第一次下海是免不了要這麼寒場的，不過做慣了也就不在乎。

霞 啊！我決不是爲着怕難爲情，可是我也不知道怕的是什麼？也許……我怕他，我怕我的丈夫，這是我們結婚以來第一次對他不忠實，第一次瞞着他去幹那種他最厭恨的職業，啊！我怕！我怕頭了，不過 這有什麼法子呢，生活不斷的壓迫他，痛苦使他變成一個可憐的孩子，我不能讓他在痛苦中喪失了堅強的志氣，我愛他，我要挽救他，我必須犧牲一切來滿足他……天呀！這不是我的錯誤吧，這不是我的罪過吧。

楊聲 李太太：還是跟我一樣抱樂觀點吧，一個人的冤枉除了天曉得之外，誰能够真正的給我們一些同情呢？我以爲人在苦悶的時候，最好喝點酒，我上面那裏有白蘭地也有威士忌，你愛喝那一種就到我這兒來吧。

霞 謝謝你！

楊聲 起初，我以爲世界上的女人只有我最不幸，原來最不幸的還是這麼多，人生……人生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哈！哈！哈！哈！哈！

（楊小姐一邊笑，一邊上樓去，笑聲一直沒有停止！天空漸漸的黑暗起來，）

霞 獻民：親愛的，你不恨我嗎？你不罵我嗎？你能饒恕我的苦哀嗎？爲着你，爲着你的家庭，我將要出賣我最寶貴的青春，我將要出賣我最純潔的靈魂，天呀……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英聲 二嫂：你回來嗎？快上來看看你的手袋吧，快上來看看我給你買來的手袋呀！

霞 好！我就來！

（獻民上，）

民 理霞：你回來了！

二人相擁

霞 是！獻民；我回來！我明天就要出去做事，我們以後要過着好日子了。獻民

民 親愛的，（舞台黑暗）

楊小姐的笑聲像幽靈一般的追隨着他，因為她的笑聲又是瘋狂的出現在黑

暗裏）

楊聲 哈！哈！哈！哈！哈！

幕徐閉

第三幕

時間 半個月後的一個下午，快近黃昏的時候

地點 同第一幕 佈景 同第一幕

啓幕 外面的雪還是下得相當濃厚，家庭裏因為得到理霞的神祕職業來維持殘局，表面上雖然是安靜而泰然，其實悲哀的氣氛還是蘊藏在屋子裏的每個角落，幕啓時舞台很沉肅，李麗英打扮得叫人認不出她就是生活在這家庭裏面的一位窮家小姐，爲了要趕付那個望眼欲穿的慈善化裝跳舞大會，他果然穿起一件出色而合時的衣裳，口裏唱着英文流行歌曲，一面跳着舞姿的跑上來。

英 (在窗口望一望) 咦！怎麼還不來呢？(看手上的錶，有點不耐煩的樣子)……
(打開手袋，掏出一面鏡子，照一照，略爲修飾一下)

(劇光從右面的門上來，一面注視看手裏的劇本，一面唸着裏面的台詞)

難童甲：各位有錢的老爺太太們：各位高貴的少爺小姐們：誰沒有家？誰沒有父母？誰沒有兄弟姊妹？誰願意在冰天雪地中流浪挨餓？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只要諸位肯爲我們少擦點胭脂，只要諸位肯爲我們少用幾滴香水，只要諸位肯爲我們節省一分一文的浪費，全上海的受難童胞，就可以減少許許多多的痛苦。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覺悟吧：發點慈悲救救上海的受難童胞……難童乙，享樂的人們，醉生夢死的人們，趕快覺悟吧！粉碎你們所有的迷夢，爲了全上海受難的童胞，請你們覺悟吧：

英 好極了！我想你來扮那個難童一定用不着化妝，你的先生派你演這個角色真是再適當也沒有了，尤其是壞了脚的人，更會敢觀衆感動，哈！哈！哈！

光 呸！誰跟你說話？不要臉，不要臉！

英 (欲過來跟他算賬)你這小鬼！你敢……

光 你敢動手我就報告媽去，叫你連那塊鬼地方也去不成。

英 什麼鬼地方？光：你現在打算去的地方。

光 啊！好弟弟：剛才不過是跟你開開玩笑，回頭我帶點東西來給你吃吃好嗎？
我的事，你千萬不要讓媽知道。

光 姊姊：我還記得半個月前二哥罵你不應該出去跟有錢人胡鬧的時候，你說你吃不慣燒餅，你不能同我一起在家裏挨餓等死，現在我們已經不必吃燒餅了，飯也有得吃了，可是你仍然要到外面跟有錢人往來，這又是爲什麼呢？

英 爲着什麼？獻光：你不應該對我問起這些事，

光 姊姊：爲什麼我不應該？老實不瞞你說？我親眼看見的事實也許你還不知道吧？你要不要讓我把看見的事實告訴你關於那個姓汪的傢伙。

英 他……你不是說汪小亭嗎？……啊不要告訴我……不要對我造出可怕的謠言，我怕你……我怕你吐不出美麗的象牙……

光 那麼……回頭再見！（欲出去）

英 不 獻光：如果……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是非對我說出不可的話，我也不會怎麼反對的……

光 這樣說來，你是要我說出來嗎？好！你聽清楚點：不過我說出來之後，你不要以為我是有意跟蹤他的，其實那完全是我無意中看見的，前兩個禮拜四的晚上，我看見他拉着一位漂亮的女人跑進銀宮舞廳，這個禮拜二我又看見他拉着另一個漂亮的女人跑進大滬戲院，昨天我看見他拉的，又是一個漂亮的女人，哼！今天，他不是又要帶你到天堂舞廳去嗎？我看呀！他既然有這麼多的女人拉，恐怕要把她們一個個編起號碼來才不會弄錯，姊姊：他把你編在第幾號？

英 你……你扯謊，你造謠，他決不是這樣的一個男子，他不會的。

光 我早就知道我說出來的話，不會叫你相信的。那麼……我也沒有時間在這裏

對你多扯謊多造謠了，回頭見！

(獻光下場)

英：他不會的，他不會的，可是：他怎麼還不來呢？(很焦急的踱來踱去，不時向窗外望望)

(月華也打扮得十分妖豔的上來)

華：喔！你到底在這兒了。

英：有什麼事嗎？

華：好妹妹：請你老實的批評一下，我打扮得怎麼樣？

英：原來就爲了這件事嗎？(略爲打量一下)啊！大嫂嫂：好看極了，這樣打扮，恐怕人家要認不出你本來的面目呢，所以我說大嫂近來什麼都進步得多了。比方說話呀！裝飾呀！一舉一動，都不像從前了，不！跟一點鐘前也就有點兒兩樣了。

華 你還沒有知道，我的京戲唱得才是真正的進步呢？這是我的師傅對我說的。

英 你拜誰做師傅呢？

華 糟了，我忘記告訴你，就是盛四奶給我介紹的那位姓傅的傅筱卿先生，他還說我是他最得意的門生呢？

英 難怪大哥近來紅光滿面，原來是爲着大嫂的緣故嗎？

華 他……他才不呢，他自然有他的好路道，將來總有一天我要叫他知道我的本領，我的天才……想起另外一件事，咳！好妹妹：我們二叔近來爲什麼老是縳着眉頭不高興呢？你猜他是爲了什麼？

英 誰知道？他本來就是這樣一個自暴自棄的悲觀主義者，近來也許爲着二嫂出去做事，就更加現出他的原形，其實：女人難道不是人嗎？難道一輩子不能出去發展發展嗎？我看二哥真是越來越中了封建思想的遺毒。

華 你剛才說了理直出去做事，我也是這樣懷疑過，你說爲什麼女人的事要在下

午做呢？我以為二叔的不高興這個緣故是有相當關係的，所以我猜理霞的事也許有點靠不住，說也奇怪，她近來不是常常愛打扮嗎？而且還常常一個上樓去跟楊小姐談天，（獻甫上）真奇怪！現在他們好像很談得來的樣子了。

甫 你先不要管人家奇怪不奇怪，你到底要擱延到什麼時候才能够出門？現在快開場了，真討厭！

華 討厭！討厭你就一個人先走了，我本來就想跟麗英妹妹一塊兒去看跳舞會，你偏要我去看遊藝會，難道叫我不打扮就跟你出去嗎？大庭廣衆，多難看呢？對好 妹妹：你那件舊的大衣不是穿不着嗎？我想向你借一借。可以嗎？

英 你要穿，你就拿去穿吧，反正我現在有這件新做的，那件舊的就掛在我房裏，你自己去拿吧。

華 啊！你真是對我太好了。要是將來我有出頭的日子第一個就應該報答你，獻甫：我的新手袋給我拿了嗎？

甫 早就拿好了，夫人：

（月華下）

甫 麗英，汪少爺還沒有來嗎？

英 嗯！我真急死。

甫 哈！哈！我看還早呢？他不會不來的，麗英！我看今晚的跳舞皇后一定是屬于你的。哈！哈！哈！

華聲 獻甫！你來看呀！我穿起來怎麼樣？

甫 唉真沒有辦法！

（獻甫將手袋掉在桌上，向樓上亭子間上去片刻有叩門聲）

英 （很快活的對鏡子修飾了一下，就出去開門進來的却是趙民傑）

英 (失望的)……民傑：

杰 麗英：我早就猜你會去參觀的，我已經給你留下一個最好的位子，（看見她的打扮）你今天穿得這麼漂亮到學校裏是不大合適的，人家也許要誤會你是什麼高貴的千金小姐，呃！不過……也沒有關係。

英……民傑：

杰 時候不早了，本來我是不能抽身出來的，但是爲了你……我把什麼事都擱在旁邊。偷偷的到你這兒來（外面傳來了幾聲汽車的喇叭聲，汪少爺大約已經來在外面，這使麗英焦急得不知所措。）

英 呃！民傑！……呃……民傑！

杰 什麼事？

英 杰民：！啊！我是說：我還要去參加一個好朋友的結婚禮，無論如何，我已經答應他們決不缺席。……因爲……因爲她們是我的好朋友……民杰：因爲

他們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有可能！我還是要趕到你們學校裏去的。

杰 這樣說來，可能性是很少很少的了。

英 請你不要誤會，我是很想能夠去參觀你們這次的遊藝會的。不過……不過：你先走吧！不要耽擱時間，回頭見。

杰 那麼：我還是把你的座位留下來……

英 隨你的便吧！回頭見！

杰 我一定要留下來，

英 回頭見！

杰 呃……回頭見，

（民杰下，麗英到窗前去向外面招手，一會兒：她就像隻雀兒一般的跑出去，吳理霞從樓上楊小姐那裏下來，那時母親在房裏不知道打碎了一件什麼笨重的東西，這聲音引起了她的懷疑和擔心，於是她把手袋掉在另外一個地方

，跑到媽媽房裏去)

霞媽：你怎麼啦！

(一會兒，理霞上來，似乎剛才有什麼弄髒了她的身體，她是忙着在拍去身上的塵埃)

霞媽：我去了！

(亭子間裏的獻甫夫婦，這時已經下着樓梯，理霞爲了避免碰面的麻煩，于是她是慌慌忙忙的拿錯了桌上一個皮手袋就走。獻甫夫婦上來。)

華 (一邊俯首去看看身上的大衣) 獻甫：真的好看嗎？

甫 好看！好看好看極了，你是不是要我說一百次才滿足嗎？ (不耐煩的把手袋遞給她)

華 (發覺了) 咦，你怎麼把手袋跟理霞調錯了，這是她的，她走了嗎？

(獻甫下去看看，然後出來)

甫 走了，我看，是她換錯了吧，對呀！我記得我是掉在這桌子上的。……不過也算了吧，你就暫時用用她的有什麼關係？

華 想起一件事）哎喲！糟了！糟了！獻甫！這怎麼辦呢？

甫 什麼事？

華 因為……因為我的袋裏藏着一件非常要緊的東西，

甫 什麼東西？

華 獻甫！就是……就是你在萬昌錢莊存款的摺子。

甫（大驚）嘿 我的存摺，你是說我的存摺？你從什麼地方偷我的？

華 我是在枕頭裏，因為那天我拆枕頭的時候，無意中發覺了，並且……並且我很對不起你……

甫 什麼？你說！

華 我瞞着你支了三十塊錢……啊 獻甫：

甫 幹什麼用的？

華 全是應酬那個教我唱京戲的傅先生，因為他不收我的學費，獻甫：我對你發誓我：我以後不唱了。

甫 已經太遲了，我問你，你既然支了款子，也應該馬上告訴我或者放在原處，你可知道？我存款的事，家裏一個人都沒有知道。你怎麼可以隨便藏在你的手袋裏？

華 因為……三十塊錢早就用光了，我想再瞞你去支一次……

甫 哼！再支一次！現在什麼東西都完了，那塊存摺既然落在理霞的手裏，她一定會把我的祕密去告訴老二，以後我們還有什麼面目去跟人家講話？你……你就這麼害了我……

華 (哭)我害了你，獻甫：我太對不起你了，

甫 你的手袋上了鎖嗎？

華 上了鎖？……我記不清，大概是沒有鎖了吧。

甫 那麼完了，什麼都完了。就等待着人家來笑我罵吧，這……這太丟臉了。

(月華無意中在理霞的手袋裏，也掏出一疊舞票和幾張男人的照片)

華 看：獻甫：舞票：我早就猜她做的不是正經事。

甫 (奪過來看看)嘿！舞票(想一想)！就這樣吧，一不做二不休，我們還是先下

手告發她，老二的皮氣向來是最不滿意女人做這種勾當的。哎！老二呢？

華 他還沒有回來，

甫 告訴媽去！

(母親早已站在門口)

甫 啊！媽：

母 你們還不出去嗎？

甫 媽：你可知道我們家裏有人瞞着你老人家去做那種最丟臉最下流的事？

母 你說的是麗英這孩子嗎？

甫 不，是另外一個人，一個最沒有廉恥的女人，媽：

母 是誰？孩子：

甫 理霞……

母 她！

甫 對！她！她瞞着您瞞着老二瞞着所有的人去當舞女，瞧！這是她的手袋，這是手袋裏藏着的舞票和很多無恥的男人送給她的照片，現在全上海的男人差不多都可以公開的到我們家被來找她去做那些下流的行爲，連您老人家也不能過問了。

母 孩子：我明白的，在你沒有說出來之前我已經很明白了，那時，我只希望你們最好能够守祕密，孩子，獻民是不能知道這件事的，他的皮氣你總是知道的吧。

甫 可是媽：我正想告訴他，我非讓他知道不可，我們這種清白的家庭，是萬萬不能通融一個無恥的變相野雞的。媽：我一定要報告他。

母 不能！不能！你不能够這樣做，這對於你既然沒有什麼好處，可是對於他和她是太難堪了。孩子，可憐她吧，以後，我會好好的處置她，我會爲你們的快樂而承受各方面的痛苦和罪惡，好孩子；只要你肯爲我守着祕密，我能够的，我能够爲你們担負起一切的罪惡，我的天呀，感謝您的慈悲，感謝您把這個手袋落在我這個該死的老人手裏。

甫 可是媽：您何必爲一個最下流最不顧廉恥最無價值的女人袒護呢？您應該知道，這對於弟弟的前途是很有影響的。我求您……不要爲她……

母 不！不是爲她，絕對不是爲她一個人，好孩子：聽我的話，你去吧！月華：陪着你的丈夫去玩一會兒吧！

甫 現在還有什麼好玩？最痛心，最丟臉的事已經發現在你的眼前，媽，這一次

我可要得罪您老人家了。（理霞很慌張的跑進來，她的心是忐忑的跳動着，可是當她看見她的手袋落在母親手裏的時候，她是由慌張而變成驚訝的了，終於她抑制了全部的情緒，她溫和的說吧）

霞 大嫂，我剛才不留心拿錯了你的手袋，說起來我們這兩個手袋真難分別。

（月華虎視眈眈的把手袋搶過來，這使理霞又恢復了原來的驚慌）

母 理霞！你的手袋在這兒，拿去吧！時候恐怕不早吧！

霞 是，媽媽我應該馬上就去，大嫂起初我還不知道，後來因為我打開……

甫 打開……你打開？……

（獻民早已進來，他很頹喪，尤其是這回，他的心中似乎早已發生過什麼事

一樣，看來又像剛剛喝過一回酒，手裏夾着一份晚報）

甫 你開……你這不要臉的女人，你還有什麼話說？

母 獻甫！

霞 大伯！你這話不應該對我說的，你想，我不打開，怎麼知道是鎖着呢？因為是鎖着，我才知道是跟大姆換錯。

甫 啊！我剛才有點兒糊塗，呃！……月華：你連一個不相干的手袋也要上鎖，難道裏面有什麼祕密的東西嗎！笑話！笑話！

華 笑話！笑話！

甫 呃！老二：你不去看今天的遊藝會嗎？呃……，一個人也不能成天的不高不興，消消遣有什麼關係？

霞 你們先走吧，他向來的皮氣就是這樣，獻民：你累了嗎？你應該休消休息。

母 對呀！獻甫：你們兩兒先走吧！

甫 是，時候也不早了，我們先走吧！

(獻甫拉着月華下去)

母 孩子：如果你高興，你就真的陪理霞出去玩一回吧，你們好久不在一塊兒玩

玩了。

(獻民還是沒有說話，他拿起酒瓶，拼命的喝)

霞 媽：我沒有空，我想讓獻民休息休息也好的，時候不早了，我要上工去。

(獻民把那個空着的酒瓶擲在地上，悲哀，憤恨在他的心中奔騰)

民 慢點：不要再對我對任何人說去上工吧 想不到我給你這句話整整的麻木了
兩個星期！

母 孩子！

霞 啊：獻民：什麼事使你這麼不高興呢？

民 哈！哈！哈！好太太，我心裏正在感謝你的能幹呢，半個月來，你不是很辛苦了嗎？

霞 可是獻民，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啊！你從來對我說話不是這樣的態度。

民 對的，我承認不是，可是我也想不到我今天會對你用着這樣的態度，實際上

……這是你迫我的。

霞 獻民：你爲什麼對我這麼凶……啊！你從來不會用這麼凶的眼光看着我。

民 不錯，實際上……這也是你迫我要對你這麼看的。

母 孩子：你今天怎麼啦！可憐我吧，你們不要當我的面前胡鬧好吧。

霞：獻民：爲什麼呢？爲什麼呢？是不是我什麼地方對不起你？你不能指正我原諒我嗎？

民（把手裏的報紙擲給她）瞧吧：上面那個不要臉的女人是誰？說的是什麼話，這對於我簡直是侮辱。……

霞（閱報）啊……哈！哈！哈！藝術舞后吳曼珠……獻民：

民 半個月來你瞞着我，你瞞着那個對你最忠實的丈夫，原來是去幹這種卑鄙下流的勾當，你……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母 啊！我的天呀……有話盡可慢慢兒的說吧。

最卑鄙下流，不錯，我去當舞女，我去做這種你認為最卑鄙最下流的職業，可是照他們說起來，我是最紅最流行的舞星，我每天下午兩點到四點在大都會，四點到六點又在百樂門，回頭對你又恐怕露出馬脚，七點鐘又得趕回來陪你一塊兒睡覺，這就是半個月來我對你說去做事的大略情形，我想不到他們會失信的把我的照片登出來，讓你知道。

民 哼！我正在感謝這位能够捧場的先生呢。如果不是他把你的照片登出來，怕恐我還不知道我的太太是現在上海市最紅最流行的藝術舞后呢。哈！哈！哈！難怪這半個月來那班狗養的王八羔子對我越來越凶越難受，他們從我的面前譏笑到背後，挖苦我侮辱我，簡直把我當做一條可憐虫，到現在，我才明白他們諷刺我的緣故，原來是這麼一回事，太太：這種恥辱，應該叫誰來負責任呢。

母 孩子：

霞 天呀！你單說他們譏笑你，挖苦你，侮辱你嗎，你以為這只你是一個人受的

恥辱嗎？那真太不公平了，你不知道，他們每次所給我的印象比你還要難受一百倍，一千倍，一萬倍，他們有時簡直不把我當做人看待，獻民：你應該在站第三者的立場上來說話，你剛才說的，實在太不公平了。

民 公平 現在還談得上什麼公平不公平，什麼東西都完了？公平這兩個字早就死光了。

霞 可是獻民：你應該子細的想一想，他們為什麼要譏笑你，挖苦你，侮辱你，這班人專愛跟你搗蛋的原因簡單得很，因為他們都曾經熱烈的追求過我，可是我看不起他們，我拒絕他們的愛情，我不答應嫁給他們，後來他們眼巴巴的看見我嫁給你，所以對你對我都懷恨，就是你從前常常說過，他們無日不在等待着我們的感情破裂，今天就乘着我們為生活所威脅而落難的時候，向我們挑撥，報仇，洩恨，獻民：難道這種最卑鄙最狠毒的手段你看不出來嗎

？獻民：想開一點；現在不是怕人家譏笑的時候，現在也不是譏笑人家的時候。

民 不要再說這些親熱話吧，我也不願意再聽見人家對我說這套親熱話，這是我們結婚以來第一次發生的大不幸，想不到一發生了就毀滅去我們的一切。想不到我平常最信任的人會對我不忠實，想不到她還會用着花言巧語來欺騙我……想不到……啊……完了 什麼都完了！

霞 獻民：你不能原諒我過去的一切都是爲着愛你嗎？

民 愛我？

霞 是，愛你

民 愛我？……哈！哈！哈！愛我！愛情早就給你出賣了，你還是去愛愛那些拿着鈔票抱着跳跳玩玩的人吧！

母 我不允你對她說出這種話，你是我的孩子……

民 可是她是我的妻子。

霞 妻子！妻子！你是我的丈夫，你一向對我就是施用着做丈夫的權利嗎？我告訴你，這種權利在我已經不在乎了，我想，我是你的妻子，我是你的妻子，哈！哈！哈！

民 （很傷心的流着淚）哈！哈！哈！

霞 獻民：你哭！你流淚！你從來沒有流過眼淚！我明白你的個性，我知道你剛才說的話，完全是你所不願意說的，你現在一定很後悔，我知道你還是愛我的。

民 我爲什麼要後悔，我告訴你；我更不必爲一個最無價值的女人後悔，我不，我決不，……

霞 可是你何必要這麼剛強呢？剛強用在某一方面是要變成最大的痛苦的，獻民：請你還是平心的想一想，幾個月來的生活是多麼痛苦，我不能忍心看見一

層一層的痛苦加在你一個人的身上，我爲了要解除你的痛苦，我爲了要你快樂，我才瞞着你，雖然我知道這種法子是不成功的。然而結果生活，熱情迫着我不得不去冒險，可是我到沒有料倒這種冒險會失敗到這步田地，獻民：你須知道，我們是不能一天沒有錢的呀！

民 錢！（從袋裏掏出一束鈔票）你拿回去吧！我不需要這不乾不淨的錢

霞 不乾不淨！你以爲什麼樣的錢才是乾淨的？沒有，沒有這回事，社會上沒有一張鈔票是乾淨的，就是從銀行家的機器裏剛印出來的鈔票也不會乾淨的，當它還是一片白紙頭的時候，已經染上了汗，淚，血。罪惡，這些卑污醜惡的東西，不要做夢吧，不要發癡吧，世界上沒有一張像你理想中那麼乾淨的鈔票，殺人，放火得來的錢，才是真正的不乾淨。獻民：你沒有看見這一張張鈔票上面，全是沾滿着我的淚，我的血，我們偉大的愛情，我們偉大的愛情嗎？

民 愛情！宇宙間再也沒有這兩個字的存在了，就算我這個傻子吧，也給這兩個字整整騙了二十五年，從今天起，我們的愛情已經結束，永遠的結束，你可以痛痛快快的去愛那些一手拿鈔票，一手抱着你尋開心的男人，我是說，從今天起，不！從現在起……（把鈔票丟下）

母 孩子！你瘋了，你瘋了！理霞：媽愛你的。

霞 （忍無可忍的給獻民一個耳光）哼！你原來是這樣一個無用的懦夫，好！我的話也完了，我的眼淚也流完了，我的痛苦也受够了，我離開你，我馬上就離開你，我要自由，我要自由的飛，我要到我要去的地方，一直到最後，我要看見你的良心得到最大的責罰，我要看見你的良心深深的受到懺悔，媽：這是我第一次得罪您老人家，也就是我臨走之前要向您說一句誠懇的告別，用您那最純潔最仁慈去感化您的孩子們吧！再見！

（理霞走出）

母 理證：我的孩子——我的好孩子：

民 錢——錢——（拿起理霞遺下的鈔票，在悲憤交集的時候，剛預備撕碎，雷銘石進來）。

石 （看見鈔票）呢……李先生：你真的猜到我今天，呃！今天這個時候要到這兒來嗎？哈——哈——哈——巧啞了，巧啞了，這點小數目，本來是沒有關係的，本來是沒有關係的，

民 很慚愧的把鈔票交給他，低着頭）……

石 （檢一檢）呃：李先生多數了十塊錢，你們一共不過欠了一百六十塊，這兒是一百七十塊，還有十塊錢……（把它掉在桌上，拿起荷包）……我想這件事你李先生一定先知道了。今天晚上天堂舞廳開的慈善化裝跳舞大會，都是一班很有身價的千金小姐參加伴舞，李先生……呃還有李小姐……呃！她大概不在家吧……我是說你們都是新人物，應該出去玩玩跳跳，就說我吧，年

紀雖然多一點，可是……可是……呢……對於這套玩意兒……還很有興趣……哈！哈！哈！我是說天堂舞廳的慈善化裝跳舞會。

（銘石下）

民（悲憤地拿起十塊錢）錢！錢！錢！我要錢！我要錢！我要錢！

（獻民奔出去，）

母 孩子！孩子！

（舞台漸黑，幕急閉）

第四幕

時間 同日晚上十點鐘，

地點 天堂舞廳的會客室兼酒吧間

佈景 這是本市一間高等舞廳，論佈置是相當漂綴而堂煌，正面右邊便是酒吧間，一條精美的櫃台，櫥格裏滿放着各樣各式的洋酒，酒杯，正面左邊有一扇粉白色的玻璃窗，正面和左面的中間恰成了通街外的大門，左面的中間也有一扇粉白色的玻璃窗，右面的中間是通舞場的門。今晚開的是慈善化裝跳舞會，四圍的牆上貼上些應時好聽的標語。

啓幕 路燈的輝煌反映出裏面的暗淡，這也許是像普通一般舞廳一樣，他們需要這種帶有醉味的色彩，舞場裏不時傳出幾聲慘弱的爵士音樂，李麗英一個人很無聊的坐在櫃台前，大概是已經喝完她的第三杯酒吧，看她的旁邊還

擱着兩隻倒着的空杯子，僕歐托着空酒杯和酒瓶上來。）

僕歐 呃……李小姐！林博士的林先生跟魯先生都等着您去跳舞呢。（以下簡

稱僕）

英 給我再來一杯白蘭地：

僕 還有那位大膀子的雷四爺。……

英 白蘭地！我要一杯白蘭地，你聽見嗎？

僕 是！李小姐：不過我看您還是跳了舞再喝吧，看樣子您已經快要出毛病……

英 白蘭地！白蘭地！白蘭地！你到底來不來？

僕 是！是！來！來！可是……

英 可是他們都等我去跳舞是不是？我知道，我全知道，他們有時候很需要我像

我現在很需要你的白蘭地一樣。

僕 呃！是！（遞過一杯白蘭地給她）

英 (拿着酒，踱到窗前去，推開窗，白雪在飛揚着，街燈在烟燦着，於是她一

飲而盡) 啊！

僕 李小姐：那個窗……

舞客聲 BOY—Boy—Come on—Come on—

僕 來了！來了！

(僕歐下，在門口碰上了魯易士)

魯 喔！BOY！來一杯香檳！呃……香檳！

僕 OK—(遞上)

魯 (看見麗英) 喔！MY DARLING！我的小狄安娜寶貴！你原來在這兒，你原來在這兒，一個人在這兒實在太無聊了，太無聊了，聽！這種陶醉的音樂，你怎麼不陪我跳一回兒呢？你聽！HOW BEAUTYFUL—HOW BEAUTYFUL！

英 魯先生：我跳不來，還是請雷小姐陪你跳吧，她呀！跳得好，人也漂亮。

魯 喔！小寶貝！你就是爲了今晚，不，剛才我跟密司瑪麗雷嗎？我告訴你，那全是因爲我跟她爸爸是好朋友的關係，我不像小汪這傢伙那麼胡鬧。哎……小汪實在太對不起你了，我全知道，比方剛才……我聽見他對密司雷說：難道叫我愛她一輩子嗎？我想汪小這傢伙呀……

英 小汪！小汪！小汪跟我有什麼相干，他喜歡捧她就去捧她好啦！反正這是你們男人的自由。

魯 不不不不！……我可跟他不同，我向來是中立派的信徒：當然囉！你是我的好朋友，密司雷的爸爸跟我也算有五七年的交情，你想，我總得跟他的小姐敷衍敷衍才對：在藝術方面，我的成就也在這裏，我不贊成寫實派，也不主張浪漫派，我還是滿意於中立派，回頭再說到我的政治主張吧，我不贊成汪派的軟和主義，我也不大滿意中央的激烈主義，我還是遵守着我的中立主

義，當然囉！這也就是我所以留在上海的原因，上海呀！充滿着和平（僕歐上），美麗的和平，拋棄着和平的人呀！全是傻瓜！全是傻瓜！

僕
呃……魯先生的見解我可不大贊同，照報紙上說：您以為上海現在是充滿着和平，那到不如說是因為您先生袋裏的洋錢還沒有花光的緣故，您說拋棄和平的人全是傻瓜，照報紙上說：比方我是強盜，我一看見您袋裏的洋錢就懷着鬼胎，我一心要把您的洋錢搶過來，您先生難道毫無抵抗的白讓我搶去嗎？當然囉，照報紙上說，您就是為和平而抵抗。

魯
呃！呃！你怎麼老是說我袋裏有洋錢呢？我告訴你，我這兒有的全是中華民國的鈔票，好在這兒李小姐不是外人，不然呀，人家恐怕要誤會我偷偷的去買外匯，其實我在外國留學的時候，用的才是洋錢呢？再者我在外國留了五年學，關於政治經濟學這一門也可以說費了不少工夫，一個政治經濟學博士的言論，難道比不上你在報紙上拾來的幾句放屁文章嗎？（看見麗英離開他

，上前去）！喔——MY DEAR！MY DEAR！我們還是跳舞去吧！

英 對不起！魯先生：我悶死了，我實在悶死了。

魯 喔！我的天上的安琪兒！在天堂中忘記一切的苦悶吧！人生是快樂的，快樂的人生呀

英 够了！够了！你越說叫我心裏越難受，我告訴你，我真的悶死了

魯 喔——BOY——

僕 YES

魯 來兩杯香檳！呃香檳！喔！我的小寶貝，如果你真的有點兒不高興的話，還是喝點酒吧！

（僕歐送上兩杯酒）

魯 呃！來吧！喝了就不會悶。

（二人喝酒）

魯 呢……（看見僕歐，打發他下去）……呢……我的寶貝：我最可愛的安欺兒：剛才我的意思是說，我跟密司雷的往來全是爲着她爸爸的關係，其實對於她本人……呢她本人，我可不大……不大……

英 你是說……

魯 我是說不大……不大崇拜。哈！哈！哈！

英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魯 關係到沒有什麼關係，不過……不過……

英 不過怕我吃醋是不是？

魯 不不不，是怕你誤會。……呢！呢！麗英……

英 ！ 呢

魯 呢！麗英……

英 我看你好像有什麼話要對我說的一樣，魯先生：你說你是最坦白最爽快的人

，可是說起話來，怎麼吞吞吐吐。這大概又是你們的洋派頭吧。

魯 呃！麗英：你可知道我為什麼不結婚？

英 噢！魯先生不結婚，怎麼會跟你太太鬧離婚案子？

魯 我：我的意思是說，離了婚之後。

英 那大概是因為你是中立派的信徒吧。

魯 不不，麗英：你已經是我最近的朋友了，我必須告訴你，我必須告訴你，我不結婚的原因，是因為我所見過的女人完全沒有高超純潔的靈魂，沒有高超純潔的靈魂，就不配做我理想中的太太。……

英 啊！那麼你就慢慢兒去找一個合乎你的理想不就好了嗎？

魯 麗英：不瞞你說：我已經找到了，（跪下）啊麗英！我愛你，我愛你，自從我見了你之後我就愛你……請你答應我……

英 （不知所措）……魯先生：魯先生：

(雷銘石的笑聲解決了麗英的難題)

石聲 哈！哈！哈……

英 魯先生：有人來了，你快起來吧！

(魯易士起身，把化裝面具戴上，銘石上)

石 喔，李小姐：你到底在這兒，(把化裝面具除下)

英 是，雷先生：

石 李小姐！你可知道……我今天下午特地到你府上……

英 (搶着說) 雷先生：不過你應該原諒我，我不上你府上的原因是因為我……我

……我忙不開……

石 笑話！笑話！你以為我是爲了那件小事而去的嗎？我才不呢？老實說：我是

爲了今晚這件事而去的，你不要誤會，我向來是不大關心哪些小事情的，呃

……小事情我們還是不要談吧，李小姐：請你陪我跳一回舞吧。

英 雷先生：真對不起，我累死了，你的雷小姐不會陪你跳跳嗎？

石 呢……李小姐真愛說笑話，跟自家兒的女孩兒跳舞有什麼趣味，況且她也忙得應付客人，單就汪少爺已經把她纏够了。所以我索性就讓他們去玩個痛快吧，來呀！我們去跳跳兩三次……就是一兩次也有意思。

魯 (搶着) I AM SO SORRY！密司李！你先答應我，我們先去跳一會兒吧，(對石) SORRY—VERY VERY SORRY！

(魯與李下，僕上)

石 BOY！白蘭地！

僕 白蘭地YES(遞上酒)

(王東生不分皂白的闖進來，他的唐突，他的怪臉使雷銘石嚇了一跳)

生 雷四爺！

石 你……你是誰？

僕 你進來幹什麼？

生 雷四爺：您認不出我嗎？我就是跟您做了十三年事的王東生。

石 王東生！你就是王東生！

生 是！雷四爺：您不會忘記我吧。

石 噫……可是你到這兒來幹什麼？你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生 我知道，這兒是天堂舞廳，今晚開的是慈善跳舞大會，雷四爺：因此我就猜您今晚一定在這兒，

石 嘿：你到很聰明，我從來還不知道你很會料事。

生 雷四爺：我幾次到過您的寫字間，可是您不肯見我，後來我又到過您的府上，可是他們說您不在家，昨天，我偶然看見報紙上的消息，才知道今晚在這兒開跳舞會，我就想到您一定會到這兒來參加的，天一黑，我就等不住的跑到這兒來，可是我沒有法子看見您，我一直不敢跑進來，謝謝天，如果不是

剛才那位小姐把這個窗門打開，我又是沒有機會看見您了。

石 (指着窗) BOY！誰叫你把窗門打開？

僕 四爺：不……不是我開的，是是是李小姐開的。

石 混蛋！她開了你就不負責嗎？你在這兒幹什麼？你簡直是混蛋！

僕 是！我混蛋，我混蛋！（關窗，回頭對東生洩恨）……滾蛋！滾你媽的蛋！

生 四爺：救救我吧，十三年來，我不敢做過一件非爲的事，自從您四爺說我老糊塗把我辭退之後，我一直再也找不到工作。

石 你到現在才知道上海的情形嗎？嘿！還要我加薪水，還要向我敷衍，撤職。

不是我的寬宏大量，誰要用一個像你這樣快死了的老糊塗？

生 四爺：您愛怎麼說都可以，我是老糊塗，不過求您可憐可憐我這老糊塗吧，我的老婆病得很厲害，我的孩子也餓得快死了，說不定兩三天之內，我們還要被房東趕出來，四爺：您不能看一個跟您做了十三年事的老夥伴病死，餓

死，凍死呀！我六十歲才養了那麼兩個不大不小的孩子，我也不忍他的媽這樣可憐的離開他們，四爺，可憐我吧。

石 這些事情我聽膩了，如果我一向不抱着這副鐵石心腸的態度，我告訴你，我一定會因為傷心過度而染成肺病，我一定會因為憐憫你們而弄得破家蕩產。

生 不！四爺：我不是白白求您要錢，我所要求您的是讓我復職，我復了職，我們一家就得救了。

石 復職！……我還要你這老塗糊去幹嗎？我想你也該明白我的皮氣吧，我向來說話是有價值的，我不能因為你一個人而轉變我做人的道德，其次，據我這次親自出馬的成績看來，我已經不再信任夥伴們去替我做這種職務了。你明

白嗎，BOY！（做手勢）

生 四爺：只要您肯……我以後會鐵面無情的給你追房錢，……就是減少一點薪水吧，我也願意……

僕 我勸你還是早點兒滾蛋好，不然可別怪我不客氣呀。

生 四爺；我求您（跪下）求您做做好事吧。

石 我不做好事，幹嗎要到這兒來？說得明白一點，我到這兒來還不是爲着一般窮人做點好事，我看呀！你還是走哪一條路去吧，既穩當又簡便。

生 四爺：如果您肯指出一條穩當的路，我東生不知道要怎樣來報答您的功恩。

四爺您：的意思是那一條路呢？

石 難民收容所，嘿！到裏面去，有吃有穿有住，你說你的老婆生病，到裏面去更不必花錢可以醫病，跳到市面好的時候，我們還可以爲你們多開幾次遊藝會呀跳舞會呀這一類的善舉，難道這條路對於你還不穩當合適嗎？

生 收容所……你的意思是……他們會收留我們嗎？你的意思是……收容所裏面是這麼快活嗎？我不……我不，要死，我情願痛痛快快的死在外面。

石 你既然早就這麼打算過，那你何必求我跪我呢？對的，什麼事都要痛快，活

要活得痛快，死要死得痛快，我向來就是挺喜歡痛快，哈！哈！哈！BOY！
！回頭給我再開一瓶白蘭地，我要喝個痛快，……哈！哈！哈！想不到你也
是一個愛痛快的人，哈！哈！哈！……我看你還是先回去打算打算吧，反正
死得痛快的方法是多而方便……哈！哈！哈！

(銘石下)

生 (追上去，可是給僕攔住) 四爺：

僕 混蛋！你這老混蛋：你知道裏面是什麼地方？(一推東生)滾蛋！滾你媽的蛋

生 ……

僕 好！你不滾！我告訴你，我還沒有跟你算算剛才的眼呢，你害我吃了四爺一

頓罵，你！(凶凶的)你還不給我滾蛋嗎？(伸出拳頭)

(麗英從舞場出來，站在門口向裏面推托)

英 雷先生！對不起，我累死了。BOY！（僕不理）BOY！

僕 是！

英 慢點！他是誰！

僕 李小姐：他是老混蛋。

生 啊！是李小姐：李小姐：李小姐：

英 你……你是誰？

生 李小姐不認識我嗎？我是王東生。

僕 你是王八蛋！李小姐：讓他滾出去吧。

英 啊！你就是王先生！王先生瘦得叫我認不出來了。

僕 李小姐：

舞臺聲 BOY！BOY！COME-ON！COME-ON！

僕 來了！李小姐還是別跟他多說吧。

(僕下)

英 王先生到這兒來幹什麼？

生 我……我找雷四爺。

英 你找他？……他不是……

生 是的，爲了我不會作威作惡的替他追房錢，他把我辭退。半個月來，我再也找不到工作，要命的生活迫得我不得不再來找他。

英 你見過他嗎？

生 見過了，也求過了。

英 他怎麼？他接受你的請來嗎？

生 不但沒有接受，哼！他還叫我……他還叫我……

英 叫你怎麼？

生 他還叫我把孩子連老婆帶到收容所去，李小姐，其實這條路我不知道跑過了

多少次，可是沒有一家能够答應收留我們，實在他們也沒有法子，現在難民是一天一天的增加，而吃的，住的，穿的還是少得不够分配，昨天我還看見他們從裏面抬出幾顆剛剛斷氣的死屍，後來一位年輕的職員流着眼淚勸我不要到裏面去糟塌死，要死到不如痛痛快快的死在外面好，……可是……那大胖鬼還以為裏面是享不盡的福，是窮人們最快活的地方……天呀！當我看見了那幾顆死屍的時候，我的心裏就起了一陣辛酸與戰抖，我想起家裏的老婆，我想起家裏的孩子，我怕……我怕他們也免不了有這麼的一天，可是……他們不能呀，他們不能離開我，我的孩子們要長大，我的孩子們要永遠的活下去。天呀……這就是我王東生的報應嗎，這就是一個好人空歸宿嗎？

英 想不到王先生原來比我們還苦得多。

生 李小姐！我們那裏比得上你們，你們年輕，你們受過教育，你們都 希望……

英 不錯，在三點鐘之前，我也是這樣想過，我也覺得世界上一切的東西對我都
有希望，對我都是快樂，可是現在……哈！哈！哈！王先生，一切的希望像
一陣風吹到遠遠的地方去了。希望！快樂，那不過是一場很短的夢。

生 李小姐：看剛才那大胖鬼對你的情形，不是還有一點情面嗎。

英 哼：情面！什麼叫做情面，男子們需要你尋開心的時候就裝着跟你親密一會
兒，這就是情面。

生 那麼李小姐：我求你，我懇求你，趁着這個時候，你替我說說看吧，也許他
會看上你的面份。……

英 王先生：我現在已經是一個受傷的人，我已經沒有說話的勇氣，其次我跟他
不過是第二次見面，況且，我們欠他的房錢還沒有付清呢……

生 啊！李小姐：請你原諒我的冒失，因為我剛才看見他對你好像很親熱……

英（傷心的）親熱！比他更親熱的人還有呢。可是你以為他們會一輩子對你親

熱下去嗎？我明白了，我恨他們，我要恨他們一輩子，可是……已經太遲了。

生（不安的）呢……呢……李小姐：如果你是沒有能力幫我的忙，那也就算了，何必爲我剛才幾句糊塗話而難過呢？不過……李小姐：你既然恨這班傢伙，那又何必要到這裏來跟他們胡鬧呢？

英 我也不知道爲了什麼？記得是一位很體面的少爺用汽車把我送到這裏，同時還有一陣又溫柔又甜密的聲音在我的耳邊引誘我說，來吧：一頂最光榮的冠冕今晚就要加在你的頭上，幸運的小姐，你甯可犧牲一切的寶貴，你不能放棄這頂最光榮最有價值的歷史：哈！哈！哈！

生 李小姐：你怎麼了？

英 沒有什麼？我很興奮，王先生：你喜歡喝酒嗎？我使你失望，可是你要喝我到能夠讓你喝個痛快，趁着我還有能力的時候，我能够，我能够，王先生：

你喜歡喝那一種，香檳，白蘭地，威士忌……

生 我不喝……我不喝……

英 不要怕，沒有誰來干涉你，趁着我在的時候，喝了有人替你還賬，來，我來替你開一瓶吧。

(僕上)

僕 你這老混蛋還不滾嗎，滾……呢……呢……李小姐：他們……

英 誰要你提起他們？你來得正好，快給我開一瓶酒，兩隻杯，王先生：坐下來吧！喝了再回去，

僕 (猶豫地) 李小姐：您……

英 你沒有聽見嗎？我要你開酒？

僕 是——李小姐……不過……不過……

英 不過什麼？還要你多伴嘴嗎？難道喝了要你付賬不成？

僕 我是說你要兩隻杯子嗎？

英 是！是！是！我要請王先生喝酒，你看得不順眼嗎？

僕 順眼，順眼，呃……可是李小姐……

英 又是怎麼一回事？

僕 沒有什麼。我是說：您要我開的是那一種？

英 隨你的便……好嗎？

僕 好！好！好！（很不高興的開了一瓶白蘭地，端到他們面前，然後下去）

英 王先生：痛痛快快的喝一次吧。

生 （喝完了）哈！哈！哈！哈！痛快痛快：（自裝自喝）……哈！哈！哈！（想起了家裏，瘋狂的）聽！他們在叫我，他們在等我，不！也許他們已經死在裏面了，啊！可怕！可怕！孩子；我的孩子，不要叫，不要哭，我就來，我就來，要死大家一塊兒死……哈！哈！哈！……

(王東生像發狂一般的奔出去，他的狂笑的聲音越去越遠一直等到完全消失了之後，忽然間：我們聽見遠遠的傳來幾聲吓吓的槍聲，李麗英好像給這槍聲引起了一陣恐怖)

英 槍聲……鎗聲……(她跑到窗前去打開窗，然而茫茫的漫夜又是肅靜下來，于是他又重新回到櫃檯前：這時她已經薰薰有點醉意了，舞場裏傳出一陣狂的喝采聲和鼓掌聲，僕歐上

英 BOY！呃……他……他……們……幹……什麼？

僕 唏：唏：李小姐：他們剛在選舉跳舞皇后：您怎麼不去參加：

英 跳……舞……：皇……：后……：跳……：舞……：皇……：后……：哈……：哈……：你以為我有希望嗎？

僕 照理李小姐是挺有希望的，不過雷四爺的雷小姐今天晚上到是走紅，連汪少爺也捧起她來了，這件事我到猜想不到：不過李小姐：如果您去參加，我想

正式皇后雖然選不着，至少還可希望做個候補皇后……

英 候……補……皇……后……哈！哈！哈！你說我有希望做……個……候……補……皇

后……嗎？哈！哈！哈！（伏在檯上：不知道在哭還是在笑）

僕 您怎麼了，我說你會出毛病，現在果真要出毛病了。

（一陣風吹進來）

……哎喲！你又把窗門打開。等等又要鬧出毛病，

（把窗門關上，電話鈴響，他過來接電）

僕 喂！天堂舞廳……你是誰……啊！是汪老爺……是汪老爺……汪少爺嗎？……

他在……他在……他正玩得挺起勁……而且還在選舉跳舞皇后呢？……是……是我放

屁，我放狗屁……是，是我去請他來，您老爺等一等吧……是……是

英 誰找汪少爺？

僕 他的混蛋爸爸，他媽的……盡拿我出氣。

英 我要逃：我不要見他。

(僕歐下：麗英退避到窗前的沙發去，背着觀衆，頭也藏下，叫人看不見她。
。僕歐上)

(152)

僕 (拿起聽筒)：哎汪老爺；他說他現在忙不開；他托我問您老爺有什麼鳥事？

……是，是，我混蛋，是，您說得對……呢：是，他也混蛋，汪老爺，你說得更對，……什麼……叫他馬上就回去……可是我看他不会馬上就回去吧：

……是，我又放屁！我又放了狗屁……那麼：是：是，就說你老爺莊裏出了大

亂子：是，是，知道，知道，(僕下)

英 (蹶起身走到檯前，瘋顛的)大亂子！大亂子，哈！哈！哈！

(附近又起了幾聲槍聲，片刻，獻民慌慌張張的跑進來，他是忐忑不安的，他是惶惶而失色的)

英 (看見了)二哥：二哥：

民 麗英；妹妹；

英 啊！二哥：你：怎：麼：也：會：到：這：兒：來？你：現：在：喜：歡：跳
舞：了：嗎？

（門外忽然追上了兩個警察，他們的影子反應在玻璃窗上，獻民在裏面急得
不知所措）

民 ……………

警甲聲 老張：那個巡風的老頭兒死了嗎？

警乙聲 哼！還有命嗎？我看見他立刻就斷了氣，後來就跟你追上，老周：你看
見他向這兒逃過嗎來？

警甲聲 是的，怎麼就連影子也不見了。

警乙聲 媽的，一定逃到裏面去：我們進去查查看吧

警甲聲 哎：你真傻，俗語說：打蛇驚草，反爲不妙：我看就守在這兒門口好了

：哼！如果他真的逃在裏面，你怕他能飛天遁地不成嗎？

警乙聲 那麼就守在這兒吧！

英 二哥 你怕他……們嗎……噴！這班鬼東西……還不是專……在……向……那……些……
：野 雞們……做威……做福……我……們……跳……舞……去……吧……二……哥！

民 麗英……我不跳，我不高興到裏面去，

英 不……高……興？不高興？你……到……這……兒……來……幹……什麼？你瞧……載上這塊面
具……就……就……就不會……叫……人……認……出來囉……我……我知道……你是爲了……不
：願……意……跟……他……們……誰見是不是？

民 不……麗英……我不是爲了跳舞而來的，我絕對不是爲了跳舞而來的。

英 啊……我……我猜到了……你……你……是……怕……我……回……去……太晚……所……以……你
：就……來……接……我……回……去……你……你……真……是……我……的……好……二……哥……
我……的……好……二……哥……帶我……回去吧，我……在……這……兒……難受……亟了，帶……

我……回去吧……

民！看看外面的警察，焦急而棘手啊！妹妹：我已經不能帶你回去了。

英二：哥……這……兒……是會……客……廳……你……到……會……客……廳……來……幹……什……麼……呢
？……二……哥……會……客……廳……裏……有……什……麼……好……玩……呀……？……噢……！……二……哥……你……恨……我
，你……一……定……恨……我……你……說……過……我……變……了……我……變……得……使……你……失……望……，你
說……過……我……不……像……一……隻……可……愛……的……小……燕……兒……你……說……過……我……不……應……該……跟……汪
……汪……小……亭……往……來……二……哥……從……那……個……時……候……起……你……就……恨……我……嗎……二……哥
那……我……太……對……不……起……你……了。

民：啊……麗……英……麗……英……不……要……難……過……，不……要……難……過……二……哥……不……會……恨……你……的……，啊……！……我的……天……呀……！
英：那……你……爲……什……麼……不……帶……我……回……去……呢……？……啊……！……二……哥……你……騙……我……你……騙……我……！……你
一……定……恨……我……的……，不……然……你……一……定……不……會……把……我……攔……在……這……塊……滿……佈……着
着……痛……苦……的……地……方……。

(僕歐上，獻民載上面具)

民 好吧：你先進去，我多陪你跳一會兒就是了。

僕 對啦！時候還早呢，

英 啊：這樣才：算是：我：的，好：哥哥：好哥哥：我等你：你：就：來：呀
民 是的，

(麗英瘋顛顛的下去)

民 呃……BOY——我剛在找你呢，(掏出五塊錢)……這兒五塊錢，算是……

僕 謝謝您：呃……呃我說剛才那位小姐對您到很有意思……唏：唏！很有意思。

民 你說什麼？

僕 我是說：她對您很親密：很親密，可不是嗎？她剛才還叫您好哥哥呢，您可知道：她今天晚上，對什麼人也沒有對您這麼親熱過，呃：剛才她叫您好

哥哥。唏！唏！唏！

民 你到很愛開玩笑，

僕 都是實在的情形呀！我很明白，關於這方面的事，不瞞你說：我很有天才。

唏！唏！唏！

(銘石上，匆匆忙忙的去打電話)

石 喂：你是金城飯店嗎？……我是雷四，……呢：你們那兒有空房間嗎？……

什麼？剛好一個，那麼就給我留下來吧：我馬上就去：什麼：三樓三四零號

，知道了，(放下)！…… BOY—

僕 什麼事？四爺：

石 (掏出五塊錢)我今晚興奮極了，這兒五塊錢：算是……

僕 呢：謝謝您，四爺：喝酒！四爺：

石 (拿出雪茄！僕歐趕快爲之點火 哈！哈！哈！

(銘石下，片刻魯易士抱着醉倒的麗英上)

魯 喔！BOY！趕快給我打電話到金城大飯店去定房間，

僕 金城飯店，魯先生：剛才還有一間，可是給雷四爺先定了。

魯 定了，他定了，那麼趕快打到滬江飯店吧，

僕 是，(撥電話機)：喂！你是滬江飯店嗎？我是……我是……

魯 RD魯易士，

僕 RD魯易士……RD魯易士……呃！你先不要問什麼RD不RD……問你有房間沒

有？……你說有就好啦！……喂！你給我留下來知道嗎？……嗯！四樓四零

二 得啦……得啦DR魯易士……DR魯易士。

(石銘上)

石 你……你……唏！唏！老魯：我想還是我帶她回去吧，

魯 爲什麼要你帶她回去，我告訴你，我是她惟一無二

們作朋友的應盡的責任，老雷：請你不必勞動吧，

石 呢……可是 老魯：我有自備車。

魯 自備車！你的自備車是十七世紀還是十八世紀的哼！我明白的告訴你，老雷：現在市上流行的已經是一九四〇年的流線型了。

石 我看這沒有什麼關係吧，

魯 其實呀：這才是大大的有關係呢。：老雷：我要提醒你一句話，你的令嫗。已經有點兒不對了。我看你還是及早送你的令嫗回去爲妙。

石 噢！是的，瑪麗：瑪麗：我的寶貝！

僕 唏！唏！四爺 金城飯店的房間……

石 混蛋 混蛋

(銘石下)

魯 哈！哈！哈！哈！BOY！這兒十塊錢，算是今晚的TIP。回頭如果有什麼

事……

僕 呢：您放心，您放心，包在我的身上。

魯 OK！

舞客聲 BOY！BOY！COME-ON！COME-ON！

僕 OK！(下)

魯 哈！哈！哈！(剛要出去)

民 攔住！哎！你是魯先生嗎？我請你不要帶她去，你不是要帶她上滬江飯店去嗎？啊！魯先生：可憐她吧，你不能……

魯 咳：你是誰？我帶她到那兒去休息休息不好嗎？我告訴你，我是她惟一無二的好朋友，你：你是她的什麼人？

民 我：我嗎？噢：魯先生：你不能帶她去。

魯 說呀！你到底是她的什麼人？

民 我：我是她的哥哥：魯先生：把她交給我吧，我會帶她回去的。

魯 你你：是她的哥哥：哼！我勸你不要瞎說八道，我是她唯一無二的好朋友。

她從來到沒有對我說過她有什麼哥哥弟弟，我勸你還是跑開一點爲妙。（欲出去）

民 （攔住）啊！魯先生：請你相信我吧，我是她的哥哥：只要你肯把她交給我，以後我真不知要用什麼來感謝你，她是一個可憐的孩子，她是我們家裏一隻可愛的小燕兒。（搖着麗英）妹妹：妹妹（麗英不應）

魯 哼！你這話可以騙過了全上海的人，你可不能騙過我魯易士，（把面具除下）放明白一點，認清我是什麼人，看你這個樣子，也配做她的哥哥嗎？哼！我怕你不是一個好東西呢，

民 我不是好東西，你是好東西也不會把她帶到酒店去，我告訴你。我不會饒了你，我不會讓你這壞蛋沾污了我妹妹的純潔，

魯 你說什麼？

民 好：魯易士：我找汪小亭去

魯 哼！汪小亭？你還要找汪小亭？我告訴你，汪小亭早就把她玩够了，他早就忘記她了。啼！啼！

民 好！魯易士，汪小亭，你們都是魔鬼，你們都是敗類。我要跟你們拚，我要跟你們拚：

警甲聲 哎！裏面在鬧什麼？我們進去查一查吧：

民 (驚慌的)……

魯 哈！哈！哈！過來呀！有本事上滬江飯店去吧，我等你：哈！哈！哈！(揚長出去)

民 妹妹：

警聲 站住！不許動！

魯聲 哎……WHAT DO YOU DO? 哎！你們幹什麼？

警乙聲 不要管！(查一查)，好！去吧！沒有你的事。

(幾聲汽喇叭聲)

民 啊！妹妹……妹妹……

(遠遠的楊小姐在唱「何日君再來」一曲，漸漸的向這邊跑過來，她是喝醉了)

警甲聲 哼！你這野雞還在這兒兜生意嗎？

警乙聲 老爺把你帶到局裏去。

揚聲 哈！哈！哈！我是野雞？那你就錯看人頭嫩，我告訴你……我是大都會，

百樂門挺紅的舞星，露西楊，我的丈夫是南方的富少爺……

警聲 哈！哈！哈！

揚聲 笑什麼？難道我向你們吹牛不成嗎？……啊！我告訴你呀！剛才我從舞場出

來的時候……看見一個……

警乙聲 一個？一個強盜嗎？你說……他向這兒躲來嗎？

楊聲 不……不是！是一個剛剛給你們打死的老頭兒……他他……他太可憐了……後

來……我就看見……看見一條……

警聲 一條穿黑色大衣的漢子嗎？就是他；他是強盜。

楊聲 不！不！又不是，一條蠢牛和一個傻瓜，

警聲 啊！

楊聲 可不是嗎？人家現在都睡得正溫暖，可是他們却站在這兒捉強盜……哈；

哈……哈……可憐的，我告訴你們，那個強盜嗎？他他……他向哪方面躲去的。

警甲聲 哎——老周——對呀！我也好像看見他向哪邊躲過去的，我們趕快到哪邊去

查查看吧！

警乙聲 糟了！糟了！快點去吧！

楊聲 哈 哈！哈！

氏 天呀！還來得及吧……妹妹……妹妹……妹妹……

（獻民出去，楊笑聲漂蕩於涼風中）

幕下

第五幕

時間 又一個月後的某日上午

佈景 同第一幕，不過一切的傢私用具已經換然一新，火爐裏也熊熊的生起火來，因為他們已經是有點錢了。

啓幕 丫頭春梅在整理火爐的火，一面又忙着去擦檯拭桌，

郵差聲 李獻民收信，

（春梅向四處打探了一下，慌忙下去。片刻拿着一封信上來）

梅 哼！我的運氣又來了。（剛要下去，獻民由外面回來）

民 亞梅

梅 （把信藏起來）是，二少爺……

民 亞光上學校裏去了嗎？

梅 呃……二少爺……早就去了。

民 我沒有信嗎？

梅 二少爺！呃……呃……沒……沒有，

民 一封都沒有嗎？

梅 是……沒……沒有，

民 沒有，沒有，爲什麼連一封信都不給我呢？天呀！爲什麼連一封罵我的信都沒有呢？理霞：我是多麼需要你賜給我一個懺悔的機會呀……

梅 呃……二少爺吩咐我送給王師母家的錢也已經送了，

民 噫！王師母很好嗎。

梅 還好，她說二少爺真是好人，這一次不是您救了他們，整怕他們也不能活到現在呢，

民 噫……

梅 啊！還有……昨天下午二少爺出去了不久之後，有一位穿老總衣服的先主到來找您。

民 (驚慌的) 找我!……他也進來嗎?

梅 進來！

民 嘿，進來！進來！我不是再三囑咐過你嗎？凡是你不認識的人，先要問個明白才可以讓他進來，你忘了，你忘了，你怎麼隨便讓人家進來，糟透了，他一定是到來偵查我的行蹤，你說，他是穿老總衣服，是穿軍裝的，

梅 是的，

民 你快說，他對你說些什麼話？他對你有什麼舉動？

梅 他說：他姓劉，是您從前的同學。這一次剛從內地躲出來。

民 (安心的) 啊！是他，是他，是劉大哥，哈！哈！哈！是劉大哥，他來得正好，他來得正好，亞梅，他對你說過嗎？他的住址，他的住址……他

住的地方……

梅 那可沒有，不過他說，他今天又要離開上海，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方去？

民 今天！他說今天！我想他一定會來跟我辭行，現在是什麼時候！

梅 差不多九點鐘，

民 啊！還早……他一定會來看我的，劉大哥，你太偉大了，你太偉大了，

梅 他臨走的時候，好像還在掛念二少奶，

民 掛念她……啊！天呀！他還以為我們的生活是多麼美滿，啊！劉大哥……這叫

我怎麼能夠告訴你嗎？這叫我怎麼能夠告訴你嗎？劉大哥！我們兩個人卻太

使你失望了，不，都是我的不好，記得我們在學校裏的時候，曾經同樣地站

在同學們的最前線，可是現在……你是一位最光榮的民族戰士，而我呢……

在卑鄙的環境裏毀滅了一生，一切的希望都沒有了。

麗英聲 亞梅：亞梅：上來呀！

梅 是，來了。

民 大小姐吃過飯嗎？

梅 飯是送上去了，可是她不吃，她說她不餓。

民 這怎麼行呢？亞梅！你勸勸她，回頭再告訴我。

梅 是！呃：二少爺：這是今天的中美日報，亞三說：您今天要他多派一份申報和一份新聞報。

民 是，快拿來：

梅 (遞過報紙)……

民 嗯！你去吧！

(春梅下)

民 失望的，把報紙捏成一團，沒有……連一句最簡單的回答也沒有，理霞：你爲什麼不爲了過去的愛情？你爲什麼不能饒恕我的過失，……那個對不起你

的人，他已經後悔了，深刻的後悔了。可是你到底在什麼地方，你到底在什麼地方，這個月來，孤寂，無聊，慌張的痛苦已經叫我受够了，我不能：：我不能忍受下去，我不能再忍受下去，再過一秒鐘我的心就要炸裂了，天呀！你索性就把我炸燬了吧！我是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月華出現在門口）：啊！（神經錯亂的）理霞！理霞：你回來了，你是不能離開我呀！

華：二叔：我的二叔：

甫（咳）

華（慌忙的避開）：：：呢：：：呢：：：二叔：你太興奮了，我是月華：

民 你是理霞：你是理霞：你不能離開我。（追上）

甫（攔住）：老二：你瘋了，你瘋了！

民 大哥：理霞拋棄我，理霞不理我了，：我登了很多廣告，她連回答也不回，

大哥：你可知道她在什麼地方？告訴我，親愛的大哥：

甫 老二：你瘋了，我怎麼能夠知道呢？

民 誰都不知道，……哈！哈！哈！誰都不知道……哈！哈！哈！

(獻民下)

甫 哼，難怪你總是那麼愛看潘金蓮，我說你今天的潘金蓮演得可真不錯呀！看你們要怎麼來欺負我這個武大……

華 獻甫：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甫 我說你今天的潘金蓮表演得很好，

華 啊！剛才他不過糊裡糊塗的把我當做理霞，你就認起真來，獻甫，你太冤枉人家了。

華 哼！冤枉！(從身上掏出幾封信)這是什麼東西？我冤枉你嗎？

華 信！甫獻！你從那兒……

甫 哼！我從那個你以為我不知道的地方拿到的，我問你！你爲什麼要偷收老二這許多信？

華 獻甫……你……你還給我吧。

甫 哼！沒有這麼便當吧，我告訴你，我還有用處呢。你說：你爲什麼要偷收他的信？

華 獻甫……

甫 爲什麼？

華 我不說，

甫 你不說？

華 不說，

甫 不說就讓我來說吧，你討厭我，你愛老二，你怕他知道了理霞的下落會馬上追她去，你就收買了那個鬼丫頭，截斷了理霞的消息……

華 你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明白……

甫 得了，你用不着鬧賴，我全看得明白，還有一件，你近來忽然不高興唱京戲專愛唱那些不三不四的時髦歌，你拼命的跟樓上那個高等野鷄學跳舞……

華 你不能說她是高等野鷄……

甫 你還跟她上過幾次舞場，我更加調查得明白，有一個男子常常抱住你在跳呢一個男子？

甫 嗯！你要不要我說出他的名字？

華 隨你的便吧，你愛怎麼說就說個痛快吧！好丈夫：

甫 我現在還有資格做你的丈夫嗎？錢……也給倒光了，地位……也倒霉了，你早就不是我放在眼裏了，哼！瞧吧：總有一天，我要你們知道我是否是一個可以欺負的人？

像你這樣的人，也會受人家欺負？

甫 哼！第一個欺負我的人就是你，

華 我：哈！哈！哈！

甫 自然囉！我現在是一個窮光蛋，我沒有錢給你花，再說：老二，他有錢，他年青，他英俊……

華 你說够了嗎？這個月來如果沒有他，看你也能够活到現在嗎？我的飯該叫誰來負責。你還要怨他恨他？……

甫 啊！看起來，你到好像是他的義務律師一樣！可是：我告訴你，我怨他，我恨他，我怨恨所有欺負我的人，總有一天，我要翻身，我要錢，我要訴多許多的錢，我要更多更多的錢，我要報仇，我要雪恨。

華 我看還是等到你有錢時再說吧，你現在不是還要依靠人家才能够過日子嗎？

甫 是：我依靠他，可是，老實告訴你，我對於他的錢的來歷有點兒不明，

華 那是你的鬼心事，

甫 是：我的鬼心事，我這鬼的心對於他的經濟來源有點兒懷疑，而且有重大的嫌疑。

華 這管我什麼事？我沒有閒心去管他人的閒事，我也不像你一樣的成天在希罕人家的幾個錢，哼！我看你呀！活該要給人家倒光吃淨，有幾塊錢，就不好好的相信自己的老婆，拼命的放到人家的錢莊去，有時候不過跟你要一兩塊錢就好像要你的老命一樣的說東說西。現在，一口氣叫人家吞下去就沒有什麼話說了，哼！活該 活該！

甫 請你不要說下去好吧，我這兒一肚子氣還沒有消呢。啊！我的錢，我的命呀
華 哼！（唱起難聽的英文歌，預備上樓去）

甫 你到那兒去？

華 到樓上去看看密……密司楊，她這幾天有點兒不舒服，順便請她再教我跳浪巴舞……

甫：哼！你現在跟她這樣親密啦，從前：你老說過她不是良家婦女：現在她好像
是你：

華：是我的知心朋友你覺得怎麼樣？

甫：你忘記了你從前嗎？

華：從前：從前我的眼光小，見識低，現在：哼！我進步啦，見識也多啦，我才
知道她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不說別的，普通的女人，那裏能夠隨便打男人
人的嘴吧，可是她呀：打過了人家人家還要向她陪不是呢，真是爲我們婦人
家增光不少。（搖搖擺擺的唱起歌來上樓去）

甫：（對着手裏的信，一封一封的看過）本市：香港：海防：昆明：貴陽：重慶：：
重慶！她難道已經到了重慶？……

（大小姐在房裏打碎了盤碗，一會兒春梅上來）

梅：死：大少爺：小姐不但不肯吃飯，她還發皮氣把盤碗都打碎了。他說：他要

的是酒，可是你們給的是飯……他說：你們如果不給他喝，他自己會下來的。

甫 我管不了。告訴你的二少爺去吧！

梅 是！(預備下去)

甫 亞梅：你過來！

梅 什麼事？大少爺！

甫 (嚇住)你做的好事，

梅 大少爺說的是……

甫 我說你做的好事，

梅 大少爺說的是……

甫 我說你偷收二少爺的信，這不是好事嗎？

梅 啊！大……大少爺！求您饒恕我吧，實在是大少奶……

甫 得了！得了！我也知道你是受她的利用，不過……如果你要是不聽我的話，我一定把你……

梅 啊！大少爺；我聽您的話，我以後再也不敢收二少爺的信了。

甫 我不是這個意思，

梅 大少爺您的意思是什麼？

甫 收還是要收，不過收下了，交給我……你明白嗎？

梅 我明白，不要交給大少爺交給大少爺……

甫 對啦！二少爺問你的時候還是對他說沒有，如果你辦得好的話，我不但不罰你，我還要給你一點兒好處呢？

梅 啊！謝謝大少爺；

甫 好！你去吧。

（樓上又打碎了盤碗）

梅 呢！大少爺：今天早上：二少爺還有一封信在這兒……

甫 快拿來

梅 是：（掏出一封信，獻民上）

民 亞梅：誰打碎了盤碗？……（看見信）信！誰的信？

甫 呃！呃！老二：你的，剛剛才收到的，本來我正想拿給你，

民 一定是理霞的，一定是她看見了我登的消息。

李母聲 亞梅：亞梅：

民 亞梅：老太太起身了，你去照顧她！

梅 是：

民 大小姐的事不要告訴她知道！

梅 是！

（春梅下）

民（見信後，失望的）：不是她！不是她！爲什麼不是理霞的呢？

甫（心裏鬆下來）呃……老二：是誰寄給你的？

民 是我的同學劉大哥：他：他真的不過來看我就走了，劉大哥：請你信任我，請你信任你的同志，他會跟着你踏上了那條最光明的路上去的，可是……天呀……什麼時候？什麼時候？我才能擺脫這無邊無際的苦海呢？

（又是一陣打碎盤碗的聲音）

民 大哥：麗英怎麼啦！

甫 又不是鬧的好皮氣，誰知道她到底出了什麼毛病？

民 一定是吃了人家的虧，以前你偏要教她跟那些有錢人交際。

甫 這能怪我嗎？我教她出去交際交際，誰教她去吃人家的虧？

民 交際：可是你教她去跟那些魔鬼交際，你教她在跟那班衣冠禽獸往來……哼……開跳舞會的那晚上，要不是我去跟那姓魯的傢伙拚命，恐怕事情還要更

糟呢。哼！少爺：公子，我早就看得明白，我早就恨這班東西，你瞧：他現在可把麗英放在腦後了。

甫 哼！你也不要把少爺公子看得怎麼重大，全是騙人的混蛋東西，你可知道汪家現在已經比叫化子還來得可憐？

民 大哥：他們怎麼了，

甫 本來，誰都以爲他們有錢，誰都以爲他是社會上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哼！那裏知道，這老混蛋原來是一個空前絕後的大騙子，大光棍，你可知道他的萬昌錢莊已經倒閉了。

民 倒閉！爲什麼？

甫 不是爲了被強盜搶劫了嗎？

民 被搶劫！……聽說他們被劫的數目，不過是兩三萬塊錢，

甫 兩三萬塊錢的數目在目前這種市面，也不能算是少的數目了，說起這筆款子

的來源，真是令人痛心！

民 那又是爲了什麼呢？

甫 這兩三萬塊錢全是十塊八塊的小貧戶相信他的存款。現在跟他一樣倒霉的人，不知多少呢？提起來，我真恨……我要恨一輩子，

民 大哥：你恨，你恨那個強盜嗎？你說這兩三萬塊錢全是十塊八塊的小貧戶相信他的存款，這個強盜真是害了不少人家呀！

甫 可是話又得說回來了，要不是這個強盜先替大家揭破了那老混蛋的黑幕呀！倒霉的人恐怕還要更多呢。

民 可是這個強盜太該死了，他爲了自己的利益，不惜害了許多人的利益，大哥……我也恨這個強盜……啊！大哥：你說……這兩三萬塊錢，全是十塊八塊，跟我們一樣窮苦的人家相信他的血汗……相信他的血汗……啊！我的天呀！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呀！

甫 怎麼一回事，社會上的事情本來就是這樣：大老板，大錢莊，大商行……全是大混蛋，全是大騙局……

民 可是：大哥：汪雨亭不是還開着什麼紗廠嗎？

甫 開他媽的紗廠，此中祕密，你還不知道呢。現在上海的紗廠，除了一兩間做得還算清白點之外，其餘差不多全是某方人拿錢出來開的，當然囉，錢莊不倒閉，人家總是相信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富翁，現在臭尾巴露出來，人家比他聰明得多呢？

民 這樣說來，汪雨亭不但是個市儈，而且還是一個喪盡良心的奸賊，哈！哈！哈！該死！

甫 良心，我早就對你說過，現在這種局面，本來就沒有什麼良心不良心，奸賊……哼！這個罪名在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啦！

民 可是……大哥：我怕……我怕什麼罪名會落在我的身上，我怕呀！

甫 老二：你瘋了，這與你有什麼相干？

（麗英上）

英 二哥：你爲什麼不給我喝一點酒？沒有酒，我怎麼能夠活下去呢？

民 麗英：你不應該喝，

英 爲什麼？喝了就會忘記了一切的痛苦，

民 麗英：告訴我，你有什麼痛苦？

英 二哥：只要你肯給我一點酒喝，什麼痛苦也沒有了。

民 不能，你應該吃點飯。

英 飯……有什麼味道？我才不要吃呢？

民 不吃……不吃就會餓，麗英：你不難受嗎？

英 一點兒也不在乎，二哥：你還記得嗎？你從前對我說過，一個人缺少了物質的糧食不會死，缺少了精神的糧食才會死；二哥：那個時候……你的妹妹怎

麼樣？

民 她……她嗎？……她說她不相信，

英 可是現在……她完全相信了。

民 麗英：你不要相信，就是要相信，也不能連飯也不要吃呀，你近來的精神很不好，告訴我，什麼事使你這樣悲傷？什麼事使你這樣消沉，什麼事使你這樣厭倦？是不是爲了汪小亭……

英 不！不是！絕對不是爲了他，二哥；相信我吧，一個卑鄙下流的人，我是不配爲他白費心思的……可是……我到底爲了什麼呢？……二哥：我到底爲了什麼呢？……二哥：請你給我一杯最濃烈的白蘭地，我的精神痛苦死了。

甫 濃烈的白蘭地……哼！你能够担保你不會喝醉嗎，你能够担保你喝醉了不會亂說八道嗎？我可受不了。

英 你：你配管我嗎？你是誰？你是我的什麼人。

甫
……

民 麗英：他是大哥；他是大哥：

英 大哥：哼！我沒有這個大哥；二哥：他的妹妹已經在很久以前就給他賣出了

民 啊！麗英：你：你不應該說出這種話，你不應該說出這種話，啊！大哥：

甫 哼！

民 麗英：立刻向大哥賠罪，我要你立刻向大哥賠罪。

英 哼！賠罪 我怕我的嘴吧比他還要清潔幾千幾萬倍呢。

甫 好！你盡管把你口裏的血都向我噴出來吧，趁着我沒有能力做人的時候，你
噴出來吧！（忿然下場）

民 啊！大哥：大哥：啊！麗英：你去！你立刻就跪到大哥的面前，求他饒恕你
剛才的過失

英 二哥……我決不，

民 你要，你一定要……

英 我不，我一定不，啊！（哭）二哥：

民 啊！好妹妹：你太對不起我了。

英（輕聲）（自語）：好妹妹：啊！二哥：你能够再叫我一聲好妹妹嗎？

民 好妹妹：

英（投到他的懷裏）啊！二哥：這是兩個月來你第一次恢復了以前對我的稱呼，對的，你以前總愛這樣叫我，可是兩個月來你爲什麼連一句也沒有叫過我呢？二哥：你要知道，我是再也忍不下去的。現在……我聽見啦！這證明你似乎還是愛我，二哥：你愛我嗎？

民 好妹妹：哥哥本來就愛你的，麗英，我實在太痛你了，我寧願得罪了媽他老人家，我把你一向的行爲都瞞着她不讓她知道，麗英：這不是因爲我太痛你嗎？

英 天呀……我一直總是以爲你恨我，你看不起我，所以……不知道從那個時候起，我覺得一切對我都都是空虛，都是失望，而且都是譏笑，這樣一來，我就糊裡糊塗的混過這麼多的時間，有時候，我覺得我已經是一朵秋天的殘花，只待着冷酷的日子一到，她就會慢慢兒的枯死，現在想起來，是多麼可怕呀

民 麗英：

英 不過……親愛的哥哥：開跳舞會的那一天晚上，我要你陪我跳舞的時候，你拒絕我，我要你帶我回家，也遭了你的拒絕，二哥：那是什麼緣故呢？

民 什麼緣故？……什麼緣故？……妹妹；你不明白，你始終是 能明白的。

英 二哥：爲什麼呢？

民 爲什麼？啊！妹妹：請你不要問吧，你是永遠不會明白的。

英 二哥：從那天起，你那屈強的態度就引起我的懷疑，我猜想你恨我，厭我，看不起我，後來在家裏，你對我的冷淡已經證明我的猜想是對的，有多少次

，我曾經懷着最高的熱誠和鼓着最大的勇氣向你懺悔，然而你的威嚴，你的冷淡，抑住了我新生的念頭，有時候，當我忽然間看你那種消沉萎靡的情緒，我就知道痛苦在侵害你整個的心，我明白，二嫂的出走是你最大的打擊，最深的創傷，當我每一次想帶着我這顆破碎了的心或者是含着幾滴辛酸的眼淚去安慰你的時候，天呀！我的溫柔鬥不過你的暴躁，我的熱情補不上你的創痕……從此……我再也沒有快活過，幻想過，我只希望死神趕快對我宣佈着死刑，

民 (感動的，悲傷的，)

英 啊！二哥：你難過麼？我本來是不應該提起這些事的，尤其是提起二嫂，她怎麼啦！連一封信也不給你嗎？這太固執了。

民 妹妹：她是對的，她本來就應該把我忘了。

有人按門鈴，春梅從老太太房裏上來)

民 亞梅：記得嗎，先看他是誰再開。

梅 是！

（亞梅下，片刻慌忙上）

梅 呃：二少爺：又是一位不認識的先生；穿長袍子，我出去的時候，他的眼睛剛好貼在玻璃窗上東看西望，後來，我躲到門邊去，他好像又去看看我們的門牌。

民 糟了！糟了！一定是暗探，不要開，亞梅，你千萬不要開。

（電鈴又響，獻民慌忙躲下）

英 他到底爲了什麼呢？可憐他這個月來，都是慌慌張張的沒有安定過，到底爲了什麼呢？

（電鈴又響，）

英 傻了頭：你真的不認識他嗎？

梅 呢：一點也不認識。

(麗英下，亞梅在門邊探望，麗英與趙民傑上)

杰 麗英：剛才我明明是看見這位小姑娘出去了，後來怎麼又跑回來。

民 民傑：她是我們的小丫頭，亞梅：倒杯茶請趙先生！

梅 是！

民 (向四周迴望有點驚奇的)

英 民杰：你好久沒有來過了。

民 呢……是的：算起來也快一個月了，自從……自從……那天……

英 (轉題)怎麼了，你對於這裏好像很驚奇的樣子。

民 有一點兒，剛才我簡直以為走錯了門，後來，我再三把門牌看了又看，才知道沒有錯……

(亞梅端茶上後又下去)……麗英：你也瘦得多了。這個月來，你不舒服嗎？

怎麼不告訴我？

英 沒有的事，我剛才正想告訴你，這個月裏，我很快活呢，

民 是的，你本來就是一個樂觀派。

英 民杰：我真的瘦了嗎。

杰 也不見得怎麼瘦呀！

英 太難看嗎。

杰 不不不……不會，我說你今天好看極了，你瞧，你穿得這麼樸素……我就是喜歡樸樸素素的女人，古語說：「濃裝淡抹也相宜」，所以呀！你今天有今天的美，從前有從前的美，今天是叫做樸素的美，

英 得啦！得啦！你怎麼也學會這套本領？老實說，我現在討厭聽的正是這種話
杰 呃……麗英：你知道我今天為什麼要到你這兒來？

英 你為什麼要問我知道不知道？有什麼事你盡管爽爽快快的說出來好了，老實

說：我現在討厭的也是這種人。

杰 麗英……我是來告訴你一件好消息。

英 什麼好消息。

杰 呃……可喜的好消息。

英 嗯……

杰 麗英：我……我已經做了學校裏的校長了。

英 啊！你高陞了，恭喜！恭喜！

杰 恭喜就算嗎？麗英：我爲了這個位置，不知道費了多少心血，受了多少恥辱，好容易才能從許多人的手裏爭到我的手裏。

英 啊！一個小學校長，原來也要這麼費力。

杰 啊！麗英：你要知道，我對於生活的掙扎，事業的奮鬥，歸根到底也不過是爲着一個人……

英 爲着一個人？民杰：你當然可以告訴我囉？

杰 不但可以告訴你，而且我是特地來告訴你的，因爲這個人，啊！麗英：沒有了她，我的生命就會感到毫無意義，我的生命將永遠感到無可寄托。

英 怎麼啦！你……

杰 麗英：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我愛你，而我始終不敢對你表示我的愛忱的原因是因爲我沒有比較好一點的地位，過去，我每月只能拿到廿五塊，雖然不必負擔家庭的費用，可是廿五塊錢能够給我們兩個人做些什麼好呢，現在，總算做了校長了，我每月可以拿到四十塊的薪水，我知道這個數目不算多，可是只要我們節省一點……

英 好孩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杰 麗英：我愛你：我求你立刻答應我的婚事，我們認識的日子也不算短了。我很明白你：相信你也很明白我的爲人。……

英 民杰：請你不要這樣追我好不好？我的頭簡直要叫你追昏了，

梅 啊！麗英：如果你須要考慮的話，

英 我不必考慮……我馬上就能够答覆你……

杰 啊：麗英：

英 我不能答應你的請求。

杰 (失望的)麗英：你難道還不明白我嗎？

英 不，我對你太明白，明白得太透徹，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兩個人沒有結合的希望。

杰 爲什麼呢？麗英：我常常一個人在幻想，像我們兩個人的結合，實在是最美滿最幸福的事，麗英：我知道你的心裏很想答應，然而你爲什麼偏要對我說出這樣的話呢？

英 民杰：相信我，相信我剛才對你說過的話……結婚這件事……已經引不起我

的興趣，尤其是跟你……幾個月來我從沒有存着這個念頭……

民 呢？那是……

英 民杰：不要誤會，不要以為我是這樣一個殘忍的女人，如果我們不談到結婚，我們的感情還可以維持下去……永遠的維持下去，

杰 爲什麼呢？我一點也不明白你的意思？

英 你不會明白的，你永遠不會明白的。

杰 但是你一定要讓我明白……

英 啊？民杰：可憐我吧，不要這樣迫住我好不好，我有點兒怕。

杰 麗英：難道我對你還有什麼不忠實的地方，所以你很懷疑我……

英 不是！絕對不是，你是一個最忠實的孩子，你忠實我，忠實於家庭，忠實於社會，但是家庭與社會的忠實，也許就是阻礙我們結合的一個原因……此外……

……啊！不要談吧，不要談吧！

杰 麗英：你放心，我的父親雖然有點兒腐舊，但是他對你也很滿意，他常常在我面前說你人好家教也好……

英 別再說下去吧，我不能再聽見你對我說這些話了。

杰 麗英：不要難過，只要你答應，我們的前途不是很光明很快樂的嗎？

英 不，黑暗得很，也痛苦得很，我請你還是相信我的話吧，我們絕對不能結婚的，我覺得我們之間已經隔着一條深深無底的鴻溝，一條永遠不能填滿的鴻溝……有時候，我也常常想去做小學教員，我要領導一羣天真無邪的小孩子，我要好好的教育他們，像慈愛的母親一樣……可是……一想起……

杰 麗英：我同情你，我贊成你這種美麗的計劃，爲了要實踐你的志願，你更加應該答應我的請求，只要你答應，我們以後就能够在一起工作……你想那個時候我們是多麼快樂！多麼幸福的呢？

英 民杰：如果我已經是一個犯了錯誤的女人了呢？……你不後悔嗎？

杰 我還是愛你：爲了尊重我們的愛情，什麼錯誤我都能够原諒你，而且我更不會後悔。

英 如果我是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呢？

杰 這是什麼話？世界上那裏有什麼不能饒恕的錯誤？

英 如果偶然有的話呢？

杰 親愛的，我一定可以饒恕你。

英 啊！你是不能夠的。

杰 我發誓，我能够的。

英 啊！民杰；如果……如果……

杰 你說吧，親愛的：

英 如果……如果我肚子裏已經有了孩子呢？

杰 (驚駭的)……什麼？你……你是說……你已經跟人家……發生關係？……

英 (點頭) 啊……天呀

杰 這……這個……我……我看還是跟爸爸商量商量了再說吧，他老人家的皮氣……

英 哈！哈！哈！商量！商量！

杰 只要他……他答應……我的意思是說，我……我還是愛你。

英 不要說下去了，我早就知道你是這樣一個毫無勇氣的可憐蟲，好吧，不要再在我的面前說些虛虛偽偽的肉麻話，我真是替你丟臉。

杰 麗英：你……我還沒有向你詳細解釋……

英 解釋！哼！你不怕我的卑污會弄髒你那高潔的嘴吧嗎？

杰 可是……麗英……

英 離開我吧！立刻就離開我吧！永遠不要來看我，從今天起，我會把你們這些可憐蟲忘掉，一輩子忘掉。

杰 可是……我是忘不了你的，麗英……

英 那是你個人的事。

杰 麗英：你還需要我的幫助嗎？

英 謝謝你：我所需要你幫助的，就是你立刻離開我，你多停留在這兒一秒鐘，我的心就多一秒鐘的難過，你走吧！

杰 可是：你：你也不要太難過了，太難過了會慢慢的變成悲傷，悲傷過度了就要消亟，一消亟了就常常要走哪條路：呃：我的意思是說自殺：

英 哼！你錯了，你以為我很容易就消亟就自殺，我告訴你，我才不呢，我要看着我的孩子出世，我要好好的培養他，教育他，我要把他教養成一個勇敢有爲的人物……

杰 我想你的願望一定能够成功。

英 謝謝你……你沒有什麼話說嗎？那麼，你走吧。

杰 哎……麗英……

英 走吧……亞梅：亞梅：

(亞梅上)

梅 小姐：

英 替這位先生開門，他要走，

杰 (有點不捨的)：可是……可是：

(民杰春梅同下)

英 離開我吧，永遠的離開我吧！卑鄙殘酷的人們，我再也不怕你們的侮辱與謾
笑了！

亞梅上

英 亞梅：他沒有說些什麼話就走嗎？

梅 沒有，小姐：

英 一句話亦沒有嗎？

梅 是！小姐：

英 噢！……民傑：你不後悔嗎？你連一點同情的勇氣都拿不來嗎？……我不明白，我始終不明白一個男子，一個曾經向我求過愛的同學，居然會懦弱到這個地步，連一句同情，憐憫，鼓勵的話都不說就走，社會上再有誰能夠給我一點兒力量呢？……不！不不不！我爲什麼要他同情？我爲什麼要他憐憫？我更爲什麼需要一個可鄙的懦夫鼓勵，我要把他忘記，我要把這些人拋出我的腦外，……我要……（哭）……亞梅：二少爺還沒有回來嗎？

梅 是的，還沒有回來。

英 他……他到底爲着什麼事呢？……可憐他這個月來從沒有一天能夠快快活活的安靜過……頹唐……慌張……疼苦……快消磨盡他全部的熱情了，……他爲的是什麼呢？……亞梅：你說吧：你知道嗎？

梅 小姐：我怎麼能夠知道呢？

英 亞梅：你喜歡二少爺嗎？

梅 小姐：二少爺是一個好人，我們怎麼不喜歡他呢？

英 對的：每個人都喜歡他，而且每個人都需要他，只有他那莊嚴，神聖，正義，才是引我新生的一線光明，才是救我那快要死滅了的生命的一匹威力，二哥：我是多麼需要你呢？……可是：你到那兒去？你到那兒去呢？亞梅：二少爺回來的時候告訴我！

梅 是：

(二人下) (舞台漸漸的黑暗起來，呈出黃昏時淒涼的景況，更加上樓上楊小姐唱起那隻淞花江流亡曲的歌子，悲哀的調子好像透進每個人的心房，當楊小姐唱完了一半的時候：李母一個人摸摸索索的跑進來，對於楊小姐的歌聲，有點兒感動的引起她的傷懷。)

母 (搖頭嘆氣的自言自語) 噯！倒亦是一個好孩子呀！……

（楊小姐唱到最後幾句的時候，遠遠地忽然起了一陣警笛的聲音，這聲音似乎是从窗外的馬路走過來，那老婦人雖然是瞎了眼睛，可是她還是走到窗前去作多餘的探討，突然間，獻民帶着萬二分慌張和倉惶跑進來，馬上門上了門，小心翼翼地打聽着外面的動靜，因為看見了母親，他免強抑住了心中的急喘，楊小姐的歌唱完了，跟着是一陣淒測的哭聲，警笛從窗前吹過。）

民（到窗前去探望）：噢！總算逃過去了……總算逃過去了……天呀！

母（突然發現了孩子在她身邊）……孩子：你回來了，你真的一點兒教我不知道，今天行裏：大概沒有什麼事吧！這才對啦！沒有事就應該早點回來休息，這個月來，你亦算是太辛苦啦，白天做到晚上，晚上還要做到深夜，孩子：

媽是多麼掛心你呀！

民 媽！……您……

母 可不是嗎？想起一個月前那種情形，真是難得天老爺給我們的恩惠……孩子：如果不是生活太苦，媽是不願意你這麼勞苦做事的，我常常一個人在幻想，如果日子稍微好過一點，我一定要讓你在家里休息一些時候……

民 可是？媽……

母 孩子：因為自從你出去做事之後，一天到晚，我就是單獨一個人過日子，你想我是多麼枯燥，多麼寂寞無聊呢？獻甫因為失了業，我亦猜到他的心情有點兒難受，獻光亦上學堂去啦，月華跟我是不大談得來，說到麗英，真奇怪！這孩子近來亦不高興過來跟我談談了：連吃飯亦不跟我在一起，孩子們的心，真是難以預料……獻民：只有你……你最明白媽，你最有媽的心，媽有你在，一起，該是多麼快活呢？……

忽然警笛又吹過來，

不行！不行！又來了，媽！他們又追過來。

母 孩子：那管我們什麼事？你好像太關心他們一樣？

民 不！媽：他們：他們亦許是追我的……

母 追你？……這才奇怪！我們沒有做過壞事，他們追你幹什麼呢？孩子：安心一點吧：你真是太辛苦了。

民 媽！慈愛的媽！我受不了，我實在受不了這種惶惶恐怖的痛苦……其實……我再也不能瞞着你老人家啦……

母 孩子：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民 媽：這個月來我並沒有什麼工作……我對你說去工作亦就是想掩蔽我心中的疼苦……媽：我連一點最輕微最渺小的工作亦沒有作過。

母 孩子：你說沒有工作，那你的錢從那兒來的呢？

民 媽：其實：這亦是我再不能夠瞞着您的一件事了，……噢！媽！趁着我還沒有說出來之前：我用我那個沾污着罪惡的心，向您懺悔……

母 孩子：是什麼事，你快說吧！

民 媽！這個月來所有的錢是我……我搶劫來的……

母 噢！……是你……搶……劫……來的……（跪下）天老爺……饒了我吧！饒了我吧！

我看不見我所要看的一切……我的孩子在我疎忽的管教下，做錯了事，犯了罪惡……（起來）……孩子！你說：你快說：你是怎麼做錯了事？什麼惡鬼迷住了你的心呀？……告訴我！詳細的告訴我！你是搶誰的？

民 媽！當我受盡了金錢的欺負！而使我再不能忍受下去的時候……我是多麼需要錢呢？我要許多許多的錢……我要牠來向社會上的人報仇……我要牠來洗淨我心頭的憤恨……因此……亦記不起是那一天晚上……我只知道那天晚上就有我受的打擊最深的時候，我奔出去，我在十字街頭徘徊，當我看見了高樓上那些紅綠燈的時候，我懷疑我，痛恨這人間的不平，所以……我就想到一般窮人們……他們也應該跟他們一樣的過好日子，可是除了去搶，還有什麼法子呢？

後來我就決心要冒險的去幹一下，我買了一把假槍，然後一股腦兒跑到我平常看在眼裏的一間錢莊：我就憑着那個可憐的女人：吳理霞臨走時遺下的一張十塊錢的鈔票進去，我一進去，把假槍嚇住了他們，那個時候，我只是眼巴巴的對着鐵庫裏一疊疊的鈔票：我再也顧不了危險的來臨，……好在事情還過得順利……人不知，鬼不覺：我就搶着所有的鈔票逃出來……

母 什麼人都不知道嗎？……我是說：連我們家裏的人也不知道嗎？

民 媽：沒有……

（時獻甫突出現于正門：聞此語，急閃避，不慎誤撞一物，獻民正要去看個究竟，可是樓上楊小姐又哈！哈！哈！的笑起來

民 噢！媽！就是有的話：亦許就是一個喝醉的女人……

楊聲 哈！哈！哈！哈！哈！

民 不要笑吧！不要笑吧！幾個月來你像幽靈一般地追隨着我……你盡拿刀殺了

我呀！不要像針一樣的刺人……我怕你呀！……

母 孩子：我是說：連警察亦看不見你嗎？……天呀！要不然……

民 不！他們不但看見；而且他還開着槍追着我呢！

母 開槍……追你……

民 ？……總算是我的運氣……忽然來了兩個人……他們救了我……救了我的生命

……可是……一個爲着我已經犧牲了他自己的性命……這亦就是使我永遠感到不安的一件事……還有一個人她的存在；亦將永遠教我得不到安甯……

母 那兩個救了你的人是誰呢？……你知道他嗎？

民 那個死的……我自然可以告訴你，不過那個活着的……我可不能讓你知道……

母 你說……誰爲你犧牲了性命……

民 就是王東生王先生。

母 王先生！……你們是同黨嗎？

民 不！當警察在後面快要追上我的時候……王先生不知道從那兒瘋顛顛的跑出來，就給警察們開槍打死……他那可憐的面孔……永遠印在我的腦中……不是他……我亦許不能跟您老人家再見而了……

母 可是，天呀！您爲什麼偏要讓我再看見你呢？……啊！你爲什麼要把這一重的疼苦加到我的身上呢？……我的孩子已經冒着重大的罪惡了，天呀！……可是：孩子……我決不饒恕你……我要你忠忠實實的對我說你所劫的是那一間錢莊的錢？……你說……是那一間錢莊的錢？

民 啊！媽！那一間……啊！我是不能告訴您的……

母 我要你說……

民 媽！我不能說……

母 我一定要你說……

民 媽：您的意思是……

母 我要你說出來，你要是好好的告訴我，我還可以我用我這快死的老命去求那主人饒恕你，放過你……我還能夠爲你去忍受一切的恥辱，承受所有的罪惡，擔負一切的疼苦……孩子：我至少還能夠用我這條老命……

(212)

民 媽！您的意思是要我去向他自首嗎？

母 不但要自首……我還要你誠心誠意的跪在他的面前向他懺悔：求他赦你的罪……

……

民 媽！您要我這樣做嗎？我告訴您，我辦不到，無論如何，我絕對辦不到……

母 我一定要你辦到，不然你是要受到最嚴厲最可怕的處罪的，如果你肯聽我的話，說不定還可以希望……

民 那……情願受罰，我情願坐監，甚至我情願殺頭……

母 噢！孩子：什麼東西麻木了的嘴吧！你盡對我說出這樣可怕的話來，你爲什麼不向那條光明的路走去呢？

民 媽：因為後來我知道那間錢莊的主人是一個民族的好賊，是一個社會的蛀虫……您要我去向這樣一向卑鄙下流的人叩頭嗎？這對我簡直是一種侮辱：我辦不到。

母 噢！天呀：這樣你將永遠是一個犯罪的人，你將永遠不能得到自由與快樂：你將永遠不能享受到一切的幸福，孩子：你願意這樣糟蹋了一生一世嗎？你更願意使你的母親你的兄弟姊妹永遠亦為你受到痛苦嗎？孩子：你要生活，你要好好的再做一個人，你必須照我的話做去……光明正大的路你不走，你為什麼偏要走進那條黑暗滅亡的歧途呢？孩子：我唯一的孩子：你必須得到新生呀！……

民 媽：是的，我要新生：可是使我真正新生的不是您：亦不是您所給我的那個辦法？……

母 你這是什麼意思？

民 媽：其實：我亦再不必瞞着您啦！那個使我得到新生的人就是您曾經迫誘過我跟他斷絕關係的劉名遠劉大哥……

母 劉名遠……就是那個像土匪一樣的瘋子嗎？你在什麼地方見過他？你是給他教壞了……你是給他同化了。這是多麼可怕呀……我一起想起前那件事……啊……你真是發瘋了！

民 媽：這是你一向的錯誤，他不但不是什麼土匪瘋子：他現在正是中華民國一個偉大的戰士……我剛才見過他……雖然他給我的談話只是短短的十分鐘：可是他的偉大的精神，他的不朽的言論，叫我感動得幾乎要流淚，叫我慚愧得幾乎拿不出做人的勇氣：可是結果他亦要我新生：他更給我很多新生的鼓勵，他……是多麼偉大呀！

母 一個土匪的瘋話倒博得你的眼淚，你唯一愛你的母親對你說的你更不把她放在心頭 那麼好吧！我倒要知道他怎麼麻木了你的心？……

民 簡單得很：我對祖國放棄了應分的責任和工作才是一個國民所犯的不可饒恕的大罪，我現在要去求他饒恕我的罪過並不是一個民族的好賊，一個社會的蛀虫，而是祖國：我們神聖而偉大的祖國……媽：我要向祖國自首去，這亦是你要我走向那條光明大路唯一的辦法……

母 可是，孩子……這樣你將永遠是一個犯罪的人……你一輩子也不能夠得到快樂……你一輩子也得不到安慰……

民 媽！你錯了：我要從我的工作上得到快樂和安慰：只有這種快樂和安慰才是真正的偉大的……

母 你還能夠得到什麼工作呢……我不相信你能夠……

民 媽！跟劉大哥一樣的工作多得很多，什麼地方都有，什麼地方都等着我們去作，劉大哥雖然已經離開上海；可是我會跟上他的……況且媽：然不是常常要烈的孩子將來能夠為爸爸報仇嗎？現在就是孩子報仇的時候了……

母：我簡直不相信你，你要報仇，你應該先洗清你的罪名，況且一個有罪名的
人，他是永遠不能爲自身發揚光大的，孩子：你應該爲你的前途着想，爲你
的家庭着想，爲你死去的爸爸着想，……

民 媽：您爲什麼不多說一句，爲我們祖國的前途着想呢？……我可以對你發誓
爲了祖國，我決計能够犧牲我自身的一切，甚至家庭的一切……媽！這您是
不能怪我的，我已經打定了我的計劃，請您老人家不必爲我多費心思，我大
概不久……亦許就是明天吧，我就動身……動身跟着劉大哥到內地去。

母 ……你爲什麼不立刻就離開我呢？如果你是一定要跟着那個瘋子一起走的話
，你就走吧，永遠不要回來，你不算是我的孩子，你不算是我們李家的一個
人……你現在就走吧！我不能再聽你多說一秒鐘的話了。

民 可是……媽：親愛的媽！我希望您終有明白我的一天……亦就是您能原諒我的
那一天……自然：我是不能如您的意思去改變我的計劃的……死，活；存亡

：對於我已經不是一件怎麼重大的事了。……

母 得了 得了！天呀！您爲什麼只炸瞎了我的眼睛呢？您爲什麼不把我的耳朵亦炸聾了呢？當我聽到了我的孩子們對我說出那種無天無理的瘋話的時候……我是多麼難受多麼痛苦呢？……我告訴你：我永遠不會明白你，我一輩子亦不會原諒你……噢！孩子：我唯一的孩子，我求你：我跪下來求你（跪下）你離開我的時候，我是多麼難受呢？

民 （很難過的扶起她）媽：我知道您很痛我：可是當我們的國家正在受難的時候，孩子是屬於國家的了。

母 孩子：可憐我吧，你難道不爲那個最疼你最關心你的母親而取消那個固執的計劃嗎？……我：我是多麼需要你呀？

母 可是：媽：祖國更需要我呀，

民 啊 孩子：你錯了，世界上有什麼能够像母親痛愛兒子，需要兒子的呢？如

果你肯聽我的話，你就跟我去，我會用着最卑鄙的聲音去爲你懇求那位驢主，我會用我的悲測去引起他的憐憫而使他對你施以饒恕，孩子：這不是很好的辦法嗎？

民 媽：請您不要相信社會上的人都會像您理想中那樣懂得我們的悲哀而給你一些憐憫，您想一想，您以前所哀求過的人，他們所給您的印象是什麼，他們憐憫過您嗎？他們爲您的哀求感動過幾次？

母 但是你怎麼能够怨恨人家呢？他們不憐憫我們亦是他們的應分，現在：你不要顧慮到這些，把你留下來的錢都交給你的母親吧！然後跟我一塊兒去！

民 可是：媽：我不能，我已經打聽得十分詳細，這些錢並不是屬於那個大騙子所有的，這不過是許多許多像我們一樣的小貧戶誤信他的存款吧了，我怎麼能够又把這筆錢送到那個坐享其成的大光棍手裏呢？……

母 你瘋了！你簡直連道理亦朦朧起來了，你從什麼人的手裏搶下來的錢，就是

屬於什麼人的，我們沒有權力去過問這些錢的來源，……

民 可是……媽！他亦是搶劫得來的呀！至少亦應該說他是等於搶劫得來的。

母 那麼……你要把它怎樣處置？

民 媽：其實在我決定離開您老人家之前已經有了一個很好的打算……

母 嗯……你說吧！什麼打算。

民 除了一部份捐到難民救濟會去救濟難民，以彌補我的過失之外……我想把其餘一部分留下來的給您老人家……，

母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這不仁不義的錢……我不要……

民 可是……媽：你要吃呀……你要住呀……

母 我不要；就是餓死窮死，我亦不要你這不仁不義的錢……噢！多麼可怕！……

民 可是……哥哥……妹妹……弟弟他們都要活呀……媽：你想想……一個月前的生活是多麼可怕，多麼難受？我們就是爲了沒有錢，才弄得今天這個東離西散的

好結果：媽：你怎麼能夠不要錢呢？

母 我不要：我發誓：從現在起我不要你半個不仁不義的銅板，你要走：你就把他帶走吧！不要留着連累人家。

民 媽！你必須要！

母 我不要！我不要，你帶走吧，……我不能再跟你談下去了，……我恨不得那個時候爲什麼不跟你爸爸一道死去，……天呀，您逼叫我留到今天來受這樣的活罪……這是我活該的嗎？

民 可是媽……

母 不要再叫我媽：我沒有像你這樣一個逆子，天呀……難道我的罪過是一輩子受不了嗎？難道我疼苦是始終不能解除嗎？……什麼人造下來的孽債，什麼人造下來的孽債天呀：難道我一生對您的誠懇，一點亦不能彌補我的罪過嗎？我的天呀……您爲什麼不教我跟聘臣死在一塊兒……您爲什麼教我留着命

來活受罪？……

民 媽：這算得什麼？教養老人家活受罪的並不是什麼天？什麼地，那是人是環境。我並不是一個怕受罪的人，而我的意思是與其是去向一個人自首求恕，那何不讓我先向四萬萬人去自首求恕呢？一個人的利害關係比起四萬萬人的利害關係那又算得什麼呢？媽：您不但不給我一點興奮的鼓勵：您不但不爲死去的爸爸預祝：您反而叫我疎手去向一個中華民國的敗類求饒……媽：這不是太不合道理嗎？

母 夠了！夠了！我不屑去聽你那種充滿着罪惡的瘋話，你走吧！盡管向死路走去吧！我不再管你了，把那些沾滿着血腥的錢也帶走吧，不要留着半個銅板來連累我的家庭……

民 可是……媽：您應該聽我解釋……

母 不用解釋……我想我的話已經說完了。

(忿怒下場；獻民欲追下，獻甫從容而上)

甫 (咳)：咳……老二……咳……咳……

民 什麼事呢？大哥：

甫 你剛才跟媽談些什麼話？

民 沒有什麼話，

甫 那是我猜錯了，我以為你們在談些什麼話，哈！哈！哈！老二！你知道我向來看報紙所注意是那些問題？

民 當然是金融問題，或者是經濟新聞了。

甫 還有呢？

民 我不知道，

甫 那就是……無愁居士的飯後小品，你瞧：他今天提出來的問題多麼有趣？他說：現在這個世界呀，到底是名譽重要還是金錢重要呢？

民 大哥：

甫 唏！說來說去，還是跟我的意思不相上下，還是金錢重要。這位先生的眼光見識真是高明透了，唏！唏！唏！我說……：哎！不是，是他說……：有了金饒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什麼名譽呀，罪過呀！全是無所謂……無所謂，奇怪……：這位先生的意思跟我到有點兒差不多……：唏，唏唏！……

民 大哥，這些問題跟我有什麼關係？你何必要向我提出這些問題呢？

甫 哎！當然是沒有關係囉，不過……：有時候恐怕也有點兒關係呢？哎……：不過……：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關係……

民 大哥：你這是什麼意思？

甫 沒有什麼意思呀，難道你以為我有什麼意思嗎？

民 大哥：你的話說完了吧，我是猜不着你的謎。

甫 猜我的謎 唏！老二：你近來的神氣有點兒奇怪，我也知道，你太辛苦了，

因為聽說你做了一筆好買賣……

民 (大驚)好買賣!大哥!

甫 並且賺了不少的錢。

民 大哥：誰說的？

甫 這我可就忘記了，大概是他們在扯謊造謠吧！聽說這筆錢還留在你的身邊呢？

民 大哥：不要相信他們吧，我那兒來的錢呢？

甫 是呀！我當然不相信你有錢，也當然不相信你有錢不拿來好好的用，不過……

：如果我們有了錢的話，不是好辦得多了嗎？

民 可是……大哥：我沒有，我沒有錢。

甫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你有錢的話，那不是更好嗎？

民 我沒有錢，我沒有錢，(獻民向母親房裏下)。

甫 你沒有錢，可是你偏教我知道你有錢，我想這不是我的罪過吧，好 一不做二不休，你既然有錢不會好好的利用它，那麼這筆錢還是讓我來替你用吧，我告訴你，我要翻身，我要吐氣，我要你們看清我獻甫是不是一個可欺負的人？現在……你既然把那塊肥肉放在我的手心裏，我要吃，我要一口吞下去，三年來的教訓已經教我管不了什麼是骨肉什麼是弟兄了。我要金錢，我要地位，我要好好的經營一下，我要成爲一個最有錢的富翁，……只要我去告密一聲你的錢不是馬上就屬於我的嗎？……哈！哈！哈！哈！（獻甫慌忙而下）

（月華跟麗英上）

英 大哥這樣慌張的跑出去，大概又有什麼事吧！

華 嘿！他有什麼鬼事，成天成晚的不知道在想什麼鬼心事，一看見他就是一肚子氣……（轉題）麗英妹妹：你說奇怪不奇怪？向來最爽快最樂觀的密……密司楊剛才不知道因爲什麼緣故的哭起來了，這個人的脾氣真是太古怪了，我

剛才要她教我的浪巴舞的時候……你猜她怎麼說呢？……

英 怎麼樣？

華 她想一想眼睛忽然就吊起小燈籠來了：她還對我說了幾句莫明其妙的話呢。

……她說：她不願意再看見許多好的女人跟着她踏上那條錯路，尤其是我：她要我把這部分的心情去愛我的丈夫……好妹妹：這不是太笑話了嗎？要我去跟那個見了他就一肚子氣的人談愛情，真是莫明其妙。說起楊小姐，過去我對她的一舉一動算是格外崇拜；可是今天這句話我不但不贊成：而且我非想個法子把她打倒不可，可是真要命：我想了大半天，總是想不出一個打倒她的充分理由。……好妹妹，你可有什麼打倒她這句話的理由嗎？要比較新而充分一點……你想：我不把她這句話打倒？我怎麼能夠安心的過下了呢？

英 （爲了剛才那句話，她感動得發呆，大嫂子後面的談話，一點兒沒有映入她的腦裏）。

華 嘆！你亦吊起小燈籠來了：你們都是患了同樣的毛病，你想不出一句打倒她的理由亦就只好拉倒算數了。何必學學現在報紙上的那些時髦話什麼三民主義：悲觀主義這一類的東西呢？：好妹妹，等一等我再去請密：密司楊：今晚陪我們到百樂門去玩一會兒好嗎？：：我要請你批評我的浪巴舞。跳得怎麼樣呢？

英 大嫂：你看見二哥嗎？他不知道回來了沒有？

華 噢！我剛才在密：密司楊的房裏好像看見他亦慌慌張張的跑進來，不是在媽房裏就在他自己房裏吧！

（麗英向母親的房裏走下：）

華 對啦！好妹妹，你見了二叔的時候！不要忘記問他今晚是否能夠陪我們一塊兒去？：：

（麗英下）

華 (唱起浪巴舞的音樂，並且還作着一個婀娜的姿態) 拉拉拉拉……

月華下場……

(舞台沉肅，北風呼吼白雪飛揚，獻民帶着勝利的聲音從母親的房裏發出來)

民聲 媽！你對我這樣寬恕，我覺得非常快樂，你不但是我的好母親，你是全中

華民國的好母親……媽！我是多麼榮幸呀！

(獻民上)：

民 麗英：你亦不要難過……光明的日子已經降臨到我們家裏的每一個人身上，你

應該爲你自己爲你的哥哥快活呀……(跑到窗前，把窗打開來)……祖國

偉大的祖國呀！你新的兒子已經在殘酷的冬天長大新生了！……

(亞梅很慌張的剛走到門口，可是有人令她貼住)

梅 二少爺……

警長聲 貼住！不許動！

(警長上)

警長 你就是李獻民嗎？(獻民想逃走)

警長 不許亂動！我們還是客氣一點吧！我先要告訴你的是你的屋子周圍已經滿佈着警察和機關槍了，你有什麼話想對你的家裏人：比方母親：妻子：兄弟們談談嗎？我可以在這兒寬候你十分鐘！(看錶)現在是五點三刻，

民 這……這是什麼一回事呢？

警長 什麼一回事……我想你自家兒亦會明白吧。不過你既然對我的唐突還有什麼懷疑的話，那就讓我告訴你吧！有人告密你就是一月十四號晚上搶劫萬昌錢莊的主犯……

民 (驚慌失色)告密？……告密？……告訴我，那個告密的人是誰？是誰？他是誰？

警長 抱嫌得很，照局裏的法則，我沒有告訴你的權力而你亦沒有知道告密人的

權利……你沒有話對你的家裏人說嗎？現在是五點三刻三分。

民 主犯……主犯……哈！哈！哈！這樣說來，我現在已經是全上海市的民衆眼裏
嘴裏所公認的一個大罪人了，他們會用最卑鄙的眼光看着我，他們會用最下流的言語譏笑我辱罵我？比起一個偉大的戰士這還有什麼生的意義呢？
我告訴你，我不願意活在民衆們的唾罵之下，我願意死在民衆們的稱贊之中，我……我要活，我要逃……我要逃向我要走的路……

（獻民乘着悲憤由窗口衝出去，警長從身上掏出他的手鎗，瞄準着他的背影開鎗，他倒下去，我們只聽見吱啾吱啾是呻吟聲，……警長從容而下）

（麗英從房裏聞聲跑出來，看見了哥哥還在遠遠的街上掙扎，非常悲哀，母親亦蹣跚而摸索的出來……獻光拿着書包上）

英 媽——（哭着）——二哥已經……

母 他……他……怎麼拉？他已經走了嗎？

英 走了，他走了，他是永遠不會回來了，媽！

母 對的！他剛才對我說過，中華民族一天不解放；他是一天不會回來的。我的好兒子，你去吧！你去吧！

英 可是……媽……

母 怎麼了，孩子？

英 二哥：你是一個偉大的戰士，你的偉大的靈魂永遠不會消亡，二哥：你安心吧：你那未完的志願，我會替你完成，你那沒有完成的責任，我今替你負擔，我：我能够替你擔負起那個最重大最光榮的使命：我：我能够踏上你那沒有走完的光明大路……二哥：我會踏着的血跡前進呀！

（楊小姐的笑聲又在沉肅中追隨起來，）

楊聲 哈！哈！哈！哈！哈！哈！（慢慢的哭了起來）……（舞台漸黑，只有光明永遠的停留在窗外：那片殘酷的市空中。）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殘雪

定價

版權

著作人 石

風

出版者 戲劇雜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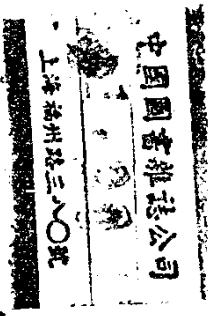
所有



發行者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 三〇八號
電話 九二二一三



82
106077

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